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

The Analysis on the Russian Far East's "Yellow Peril": A Myth or Reality

doi:10.30390/ISC.200906_48(2).0005

問題與研究, 48(2), 2009

Issues & Studies, 48(2), 2009

作者/Author：劉蕭翔(Shiau-Shyang Liou)

頁數/Page：107-1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906_48\(2\).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906_48(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 迷思或事實*

劉 蕭 翔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 要

2007年初俄國新移民法生效後，俄屬遠東當地華商因而被迫離境，衝擊當地經濟甚鉅。俄羅斯自阻其急需人力資源的矛盾，惟有對黃禍的疑懼能作合理解釋。本文以為，俄屬遠東「黃禍論」實屬臆測誇大居多，乃係不同相關面向下產生的迷思。在俄國對外戰略因國際格局驟變而未定之際，「黃禍論」得以從中復萌，而遠東區與中央之間潛伏的疏離感亦同時觸發。此又強化當地的特殊性及經濟發展的區域遲疑，除讓地方與中央因視界歧異屢生扞格，亦造成中央整體戰略與地方區域發展間的認知衝突。在國際與國內結構的交錯制約下，「黃禍論」的迷思因於其間應運而生。

關鍵詞：俄屬遠東、黃禍、分離主義、非法移民

* * *

壹、前 言

2007年初，因新移民法禁止外國人士在俄國境內從事零售買賣，^①故約十萬名華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07年政治大學外交系第五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註① 參見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авов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 признании утратившими силу отдель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в некотор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外國公民於俄羅斯聯邦法律地位法修正案) от 18.07.2006 N 110-ФЗ,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34811>>, 及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миграционном учёт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и лиц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外國公民與無國籍人士於俄羅斯聯邦登記法) от 18.07.2006 N 109-ФЗ,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34802>>。新法規定自2007年1月15日至4月1日，外國人士從事零售業人數不得超過該產業總人數40%，自4月1日起更全面禁止外國人士從事零售買賣。

商因而被迫離境，其中又以俄屬遠東（Russian Far East,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所受衝擊為最。^②當地議員為此呼籲延長期限，因俄人短期內恐難遞補華商的角色。然而，類似情景亦曾發生於2003年急性嚴重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爆發之際，遠東區經濟即因防堵疫情關閉邊界而重挫。顯見中國人力與邊境貿易實為當地發展關鍵，但為何又重蹈覆轍？

中國事後僅表示尊重，卻仍希望顧及中俄非組織貿易問題的歷史淵源。^③中國學者在考察後則表示此形同對華商「掃地清市」，受訪的俄國官員與學者雖承認新移民法未顧及遠東區的實際需求，卻也認為此有助於清理非法移民。雙方雖承認同蒙其害，但多數中國學者仍強調此乃俄方為規範市場、化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最大障礙、控管非法移民與保障本國就業，以因應在即的總統大選，並引俄前總統普京（V. Putin, В. Путин）所言，指俄國零售業並無人力短缺，故新移民法與華商無關。^④但眾所周知，美國實為過往俄國入世的最大障礙，因俄美皆非彼此主要貿易夥伴，談判卻拖至2006年底才達成。另據悉俄中入世談判之際，中國曾以俄方全面開放勞動及服務業作為條件交換，但此旋遭俄方否決。^⑤因此，將關涉邊境貿易及移民問題的新移民法等同於化解俄國入世最大障礙實過於牽強。零售業人力短缺與否亦非癥結，因遠東區產業結構嚴重失衡，俄人又無意從事薪資低的零售業，價廉的中國商品與人力才有一席之地。故因應大選取悅選民似是較合理的解釋，相關調查亦能佐證，因六成以上民眾認為在西伯利亞（Siberia, Сибирь）與遠東區的中國企業及勞工對國家構成危害，並應加以設限。^⑥若新移民法無關排華，中國學者豈不承認華商為非法移民和排擠俄人就業的禍首？

俄國事後亦聲明新移民法無意針對華商，如現任總統，時任第一副總理梅德韋傑夫（D. A. Medvedev, Д. А. Медведев）即於中國人民網和俄國新聞網合辦的與民在線對話呼籲，此舉並無意排擠外人，希望不致於有負面效應。^⑦相關人士亦呼應此一說法。

註② И. Сергеев (謝爾蓋耶夫),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аспродажа: Меры по борьбе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торговцами вызвали панику н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х рынках,” (政治性罄盡：同外國零售商的對抗已導致遠東區市場的慌亂) *Время (時代)*, No. 238, 25 декабря, 2006, <<http://www.vremya.ru/2006/238/51/168522.html>>.

註③ 「中國希望俄新貿易規定不損害華人利益」, 俄羅斯新聞網, 2007年1月26日, <http://big5.rusnews.cn/ezhongguanxi/ezhong_jingmao/20070126/41688863.html>。

註④ 參見夏煥新、李濤, 「『禁商令』頒行後俄遠東民貿市場的情況」, *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 2007年第6期, 頁38-40; 宋魁, 「俄羅斯禁止外國人經營零售貿易的動因、影響及對策」, *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 2007年第3期, 頁12-13; 田春生、尹俊偉, 「俄羅斯新移民法及其對中俄邊境貿易的影響」, *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 2007年第10期, 頁2-3。

註⑤ З. Каика (卡伊卡), “Китай снизит планку,” (中國降低門檻) *Ведомости (新聞)*, No. 98, 10 июня, 2002, <<http://www.vedomosti.ru/newspaper/article.shtml?2002/06/10/46484>>.

註⑥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 “Россияне хотят дружить с Китаем, но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俄羅斯希望同中國友好, 但仍有距離)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674 (16 апреля, 2007), <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4399.html?no_cache=1&cHash=f449ec5302>.

註⑦ 「梅德韋傑夫：整頓市場秩序並非排擠外國商人」, 俄羅斯新聞網, 2007年2月2日, <http://big5.rusnews.cn/ezhongguanxi/ezhong_jingmao/20070202/41693930.html>。

⑧但新移民法批准前，主管移民事務的聯邦移民局（Federal Migration Service,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卻憂慮地表示，中國人大規模向遠東區移民的情勢已瀕臨危險邊緣。⑨俄方說法顯然前後矛盾又不一。俄中雙方極力淡化新移民法衝擊之詞實為欲蓋彌彰，其交織呈現的意涵為：遠東區產業結構失衡迄今仍在，而當地「黃禍論」（Yellow Peril, Жёлтая Опасность）的疑懼依舊方興未艾。兩者乍看似無關聯，但實有矛盾的連動關係。

遠東區產業失衡沉疴已久，縱令中央補助全數到位亦難立竿見影，人力短缺即為箇中關鍵。遠東區若能與周邊國家互補合作，將有助於其擺脫困境。但在詭譎多變的東北亞，此一理想似又遙不可期，「圖門江開發計畫」（Tumen River Development Program）即因此難有突破。對應於此，中俄間不僅有他國不及的政治互信基礎，兩國的生產業要素又高度互補，中國無疑為俄國開發遠東區的最佳夥伴。中國人力自然並非遠東區解套的唯一選擇，但由歷史經驗可知：政治和解實為經濟合作前提，中俄合作既為客觀必然，何以俄國又自阻其急需的人力資源？

當前在遠東區的外來投資，以日本為最，南韓次之，中國則相當有限。就外來族群而言，中國人與朝鮮人自帝俄以來即為主要外來勞力，其中又以中國人為最，但俄中勞務合作卻一度中斷近半世紀之久，至 1980 年代末期才恢復；反觀俄韓勞務合作早於 1940 年代進行，北韓人更一度為主要勞力。北韓人數近年亦逐漸上升，其他族群人數雖有增減，但仍維持一定比例。⑩普京雖曾表示，中央若再不對遠東區積極開發，當地居民未來將有改說日文、中文或韓文的可能；⑪但既有「亞洲化」的隱憂，何以又頒布對中國人極具針對性的新移民法？

註⑧ 參見「俄濱海邊疆區行政委員會分析零售市場」，俄羅斯新聞網，2007 年 1 月 19 日，<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caijing/20070119/41684333.html>：“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внушают оптимизм,” (俄中雙邊貿易前景樂觀) РИА Новости (俄新社), 1 июня, 2007, <<http://www15.rian.ru/international/20070601/66479946.html>>；В. Портяков (帕爾齊科夫), “О некоторых аспектах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改善俄中戰略夥伴關係的若干看法)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5 (2007), с. 28。

註⑨ “Масс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граждан Китая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Ф ‘крайне опасна,’” (中國公民大規模向俄屬遠東移民的情勢已瀕臨危險邊緣) РИА Новости (俄新社), 15 марта, 2006, <<http://rian.ru/society/20060315/44336685.html>>。

註⑩ 參見蓋莉萍，「俄羅斯遠東聯邦區的外國勞動力」，*西伯利亞研究*，第 33 卷第 4 期（2006 年 8 月），頁 44。

註⑪ Д. Косырев (科錫列夫), “Путин поставил вопро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блема не в том, на каком языке будут говорить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и, а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осмыс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осквы в этом регионе России,” (普京提問，是語言或政治？問題不在於遠東區居民未來將說何種語言，而在於莫斯科將採取何種理性政策)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獨立報), 22 июля, 2000, с. 1.

新移民法凸顯「黃禍論」¹²與經貿投資無關，「人」才是主因。在反華風潮煽動多年，兼以兩國邊境經濟與人口發展失衡，當地對黃禍益發疑懼，中國人的正面評價亦僅優於高加索人而遠不及他人。¹³無獨有偶，百年前與今日禁止雇用外國人的類似法令亦曾於當地頒布，當時也是針對中國人。¹⁴中國人之所以有別於他人，實與過往糾葛的歷史、領土爭議有關，此亦為他人所難比擬者。

但黃禍是否真的再起？就此僅需透過大規模人口普查即能釐清，但遺憾的是官方普查亦未能列出境內短期停留的非法移民。¹⁵因此，遠東區裡究竟有多少中國人的疑問也未曾間斷。是故，其間種種不合理跡象顯有「黃禍論」能作解釋。潛伏已久的「黃禍論」不僅極具爭議，未來亦可能成為中俄關係的負面變數。

本文以為，在俄國對外戰略因冷戰後國際格局驟變而未定之際，「黃禍論」從中得以復萌，而遠東區與中央間肇因於歷史、心理及地理因素所致之疏離感亦於此時觸發。此又強化當地的特殊性及經濟發展的區域遲疑，除讓地方與中央因視界歧異屢生扞格，亦造成中央與地方在發展上的認知衝突。在國際與國內結構的交錯制約下，「黃禍論」的迷思因於其間應運而生。

以下擬就俄屬遠東的自然條件及其開發侷限、俄中對當地的開發逐一探討，再由國際至國內層面抽絲剝繭地耙梳、辯證「黃禍論」從何而起，最後就兩國專家學者的相關研究及調查數據作一對照，以求論點平衡，從而究其是否屬實。

註¹² 黃禍在俄國起初係指中國人，但 1905 年日俄戰爭後又將日本納入，目的即在於分化日本與西方列強。但追根究底，黃禍毋寧說是阿提拉（Attila）肆虐歐洲及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帶給歐洲的夢魘，而蒙古統治俄國亦僅時隔數百年。俄國積極經略遠東始於 19 世紀中期，趁中國內憂外患時攫取大量土地，但也留意到兩國邊界人口的懸殊，如 1897 年俄國人在當地僅有 21.3 萬人，但一線之隔的滿洲卻有 600 萬的中國人。如馬克斯（Steve G. Marks）所言，帝俄雖明瞭其遠東戰略的弱點，卻仍擔憂邊界人口失衡，東方游牧民族橫越西伯利亞入侵的可能。黃禍陰霾實影響俄國遠東政策達百年之久。參見 Steve G. Marks, "Conquering the great east,"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 p. 27; Sarah C. M.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p. 196. 顯見黃禍論與人口失衡所致之領土喪失危機感較為接近，再與新移民法排華事實驗證，今日黃禍論顯與人口壓力危機感高度相關。

註¹³ В. Ларин (拉林),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俄羅斯邊界群體社會意識裡的中國因素—2003 年的橫向剖析)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4 (2004), с. 71-72.

註¹⁴ 俄國起先視中國人為廉價勞力資源，後因中國人在當地的非法活動日益猖獗，當局為確保東疆穩固，故於 1910 年 6 月頒布公私部門禁用外國人法令，以杜後患。表面上雖針對亞洲勞工，但實則為中國人而來。參見 V. Larin, "'Yellow Peril' Again?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Kotkin and Wolff,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p. 297.

註¹⁵ 詳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2002 года," (2002 年全俄羅斯人口普查)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 <<http://www.perepis2002.ru/index.html?id=87>>.

貳、俄屬遠東的自然條件及其開發侷限

一、俄屬遠東的自然條件

俄屬遠東係由濱海區 (Primorsky kraj, 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哈巴羅夫斯克區 (Khabarovsky kraj,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薩哈林州 (Sakhalin Oblast', Сах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阿穆爾州 (Amur oblast', 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馬加丹州 (Magadan oblast', Магад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堪察加區 (Kamchatsky kraj, Камчатский край)、猶太自治州 (Jewish autonomous oblast', Еврей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楚科奇自治區 (Chukotka autonomous okrug, Чукот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 及薩哈共和國 (Sakha (Yakutia) Republic, Республика Саха (Якутия)) 等行政區組成 (參見圖 1), 面積達 620 萬平方公里, 佔俄國領土 36.4%, ⑩首府為哈巴羅夫斯克 (Khabarovsk, Хабаровск) (又名伯力)。



圖 1 俄屬遠東

資料來源：“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айон,” (遠東經濟區) Открытый бюджет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Open budget regions of Russia), <<http://openbudget.karelia.ru/budnord/russian/far-east/far-east.htm>>.

註⑩ A. Левинталь (列曼塔黎), “Развитие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俄屬遠東對外經濟關係發展：問題與前景)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2 (2004), с. 66. 另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 原遠東區之堪察加州 (Kamchatka oblast', Камча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已與科里亞克自治區 (Koryak autonomous okrug, Коряк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 合併為堪察加區。

遠東區天然資源蘊藏極為豐富，全俄超過 35%的煤礦及 30%水力發電係由當地供應；陸地已探明石油蘊藏量達 29.8 億噸，沿岸地區則為 58.7 億噸；天然氣則約 26.8 萬億立方米。森林覆蓋面積達 2.6 億公頃，佔全俄森林總面積 30%。此外尚有舉足輕重的鐵礦（主要分布於薩哈共和國、阿穆爾州與哈巴羅夫斯克區）、鎢、鑽石及多種金屬礦，更有黃金、銀、鉑、銅和化學工業所需的原料。^⑰

當地豐沛的油氣蘊藏早已引起世人關注，上世紀末批准之薩哈林大陸架油氣田開採方案已陸續啟動並成功吸引外資，2003 年當地外資的倍增即得益於此。遠東區除資源蘊藏豐富外，其地處歐亞大陸橋東段起點的地緣優勢，亦為其有利籌碼。^⑱中、日、俄三國近年於安大線與安納線遠東油管管線的競合，更充分證明遠東區能源和地緣戰略地位的不可或缺。

二、俄屬遠東的開發侷限

在全球能源需求攀升下，兼具資源、地緣雙重優勢的遠東區頗有扮演俄國亞大窗口之勢。但情勢卻又非如此樂觀，原因即在於其仍有短期難以扭轉的開發侷限。

其一為氣候條件惡劣。當地多數地區其實不宜人居，蘇聯解體後中央又無力持續過往的補貼，致使人口大量外流。氣候惡劣不僅令人卻步，農業亦難自給自足，重工業機具設備亦因氣候嚴峻而易於耗損。

再者為產業結構失衡。二戰後的重建為遠東區帶來發展機遇，為避免戰火波及、降低生產成本及促進東部發展，俄國工業因而東遷。就資源分布考量，當地發展自以重工業優先，比重亦逐年提升，但也為日後的產業發展失衡埋下遠因。蘇聯解體後，當地產業因國家經濟凋敝資金不足，故既難升級又一度無法轉型。產業結構失衡讓遠東區在 1990 年代自成一怪異迴圈：內部低需求導致低產出，低產出致使低收入，從而又造成低需求。^⑲價格自由化使運費及能源價格攀升而轉嫁至成本，遠東區與歐洲市場的傳統聯繫也因此被迫中斷；但對外經貿自由化卻又開拓其與亞太市場的聯繫，遠東區得以迅速出口原物料，亦能進口輕工業產品及民生用品。此雖能彌補其不足，卻也讓原已滯後的輕工業再受打擊，並對「出口原料、進口成品」的依賴再度加深。開採原料出口，再將收入用於開採，遠東區未來必然將深陷「原料陷阱」的循環，成為中、日、韓等國的附庸。然而，歐亞運輸走廊的開發似又為遠東區的契機，藉由產業

註⑰ Левинталь, *op. cit.*

註⑱ 以運輸為例，圖門江開發計畫的歐亞陸橋概念，實得自於橫貫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忙碌的亞洲工廠與富有的歐洲市場將藉此得以聯結，而鐵路東段終點正為位於濱海區的海參崴，此去日本、中國僅需一小時，距南韓亦不過三小時的船程，此一優勢將使當地成為歐亞陸橋的轉運站，能避免海運的繞道，將亞太地區的貨物經由陸路直達歐洲。參見 Paul Klebnikov, "Russia-on-the-Pacific," *Forbes*, Vol. 155, Iss. 7 (27 Mar. 1995), p. 88.

註⑲ 巴克拉諾夫，「俄羅斯遠東地區穩定發展的問題與前提」，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5 年第 2 期，頁 3。

升級，當地未來仍可有所作為。^⑳

最後則是癥結所在的人力短缺。自 1989 年人口普查以來，當地人口已因自然成長率下跌和外移而減少 20%（同期全國減少 3.6%）；1996 至 2006 年間則有 72 萬名勞動適齡和高素質人力遷出。^㉑人力是當地發展不可或缺的關鍵，但勞力缺口卻仍不斷擴大。以 2002 年為例，遠東區的勞動力約有 460 萬人，但當年需求卻達 670 萬，缺口高達 210 萬。據估計，至 2010 年現有的勞動力將會再減少 30 萬左右。^㉒2008 年，哈巴羅夫斯克區首長伊沙耶夫（V. I. Ishaev, В. И. Ишаев）再度呼籲中央重視當地人口的嚴重外流，表示迄今流失的勞動力已達 170 萬人。^㉓人力缺口擴大不僅有礙經濟復甦，現有勞工的負擔亦相對加重；當地技術熟練的工人既缺乏又青黃不接，而在採礦、農業與建築等薪資低又辛苦的部門，人力的匱乏更是嚴重。^㉔

伊沙耶夫並憂心遠東區在出口原料時，也正剝奪自身的發展基礎，因此當務之急乃是抑止人口的外流，其他的問題自能化解，而今之計亦僅有改善當地經濟條件一途。^㉕然而，在開發不易、人力短缺的情況下，又如何順利開發、改善經濟條件讓人口回流？

三、人力引進觀點的歧異

俄國內部亦瞭解遠東區人口外流的嚴重，相關研究亦有引進人力的共識，但對於如何運用卻莫衷一是。^㉖各界對於人力引進的觀點大致如下：

（一）全球化

俄羅斯科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遠東研

註⑳ 米納基爾，「俄中經濟合作與東北亞一體化問題」，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91~93。

註㉑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3 года»（2013 年前遠東和外貝加爾經濟區和社會發展聯邦目標計畫）（Москв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7），с. 11。

註㉒ В. Кудинов（庫吉諾夫），「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арбайт」，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апитал（遠東資本），Vol. 1, No. 51（ноябрь 2004），с. 15。

註㉓ “Victor Ishaev: Russian Far East Needs State’s Preferences,” *Vladivostok Times*, January 7, 2008, <<http://vladivostoktimes.com/show.php?p=&r=8&id=19472>>。

註㉔ А. Н. Богаевская（包格耶芙斯卡婭），「Китайск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在俄屬遠東的中國移民）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ий 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й преступности（海參崴組織犯罪研究中心），13 мая, 2002, <<http://www.crime.vl.ru/index.php?p=1345&more=1&c=1&tb=1&pb=1>>。

註㉕ 同註㉔。

註㉖ В. Портяков（帕爾齊科夫），「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在俄羅斯的新中國移民：中期結論）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遠東問題），No. 3（2004），с. 47~48。於曉麗曾就帕爾齊科夫對俄國學者意見的整理作一歸納，參見於曉麗，「俄羅斯學者關於中國移民問題的討論」，國外理論動態，2005 年第 7 期，頁 31~32；作者在此則就帕爾齊科夫的基礎再作擴充、補強。

究所 (Institute of the Far East,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副所長帕爾齊科夫 (V. Portyakov, В. Портяков) 以為，中國勞工在遠東區將有助當地與世界經濟接軌，^⑦卡爾路索夫 (V. V. Karlusov, В. В. Карлусов) 與庫京 (А. Р. Kudin, А. П. Кудин) 則視中國移民現象為全球化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⑧故外來人力是助力，若干問題隨著全球化的演進將迎刃而解。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太平洋地理研究所 (Pacific Institute of Geography, 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географии) 所長巴克拉諾夫 (Р. Baklanov, П. Бакланов) 亦認為遠東區在以自身人口潛力確保長期發展上嚴重不足，故應廣泛引進人力，其中又以中國與北韓為首選。^⑨

人口統計學家維什涅夫斯基 (А. Vishnevskii, А. Вишнеvский) 與莫斯科卡內基中心 (Carnegie Moscow Center,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副主任特列寧 (D. Trenin, Д. Тренин) 的看法則相對保留。維什涅夫斯基認為西伯利亞及遠東區應對外開放，再視移民的適應狀況如何；但其認為一旦讓中國人湧入，俄國將會失去這些土地。^⑩特列寧以為，政府應制定政策從中國與北韓引進人力，但為確保當地的「亞洲化」而非「中國化」，故也應將觸角伸向越南、印度及其他亞太國家，人數及從事的行業也應有所限制，美、加、澳等國的相關經驗則可供借鏡。^⑪

(二) 分散化

米特科夫斯卡婭 (G. Vitkovskaya, Г. Витковская) 與扎依翁齊可夫斯卡婭 (Zh. Zaionchkovskaya, Ж. Зайончковская) 以為，不應讓中國人群聚於人煙稀少的遠東區與西伯利亞，因 21 世紀中葉國內的華人將增至七百萬至一千萬人而僅次於俄人，故應使其合理散布於全國。格爾布拉斯 (V. Gel'bras, В. Гельбрас) 則認為應給與莫斯科與遠東區中國移民人道的的生活條件，避免其群聚以防國內有飛地化的可能。^⑫

(三) 教化及歸化

註^⑦ В. Портяков (帕爾齊科夫), "Китайцы идут? Ми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中國人來了？在俄屬遠東的移民進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國際現勢), No. 2 (1996), с. 79-86; В. Портяков (帕爾齊科夫),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гр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俄屬遠東融入世界經濟的問題) *Политэконом* (政治經濟學人), No. 3-4 (1997), с. 149-160.

註^⑧ В. В. Карлусов (卡爾路索夫), А. П. Кудин (庫京),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миграция," (中國與俄羅斯：全球化與移民) в В. Михеева под ред (米黑耶娃),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Китая* (中國經濟的全球化)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3), с. 339-353.

註^⑨ 巴克拉諾夫, 前引文, 頁 1-12。

註^⑩ 「俄著名學者談移民問題」, *遠東經貿導報*, 2007 年 10 月 9 日, < <http://www.yddb.cn/NewsDetail.aspx?NewsID=2684>>。

註^⑪ D. Trenin, *The End of Euras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2), pp. 211-212.

註^⑫ В. Гельбрас (格爾布拉斯),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и* (俄羅斯的中國現實) (Москва: Муравей 2001), с. 309.

格爾布拉斯認為政府可對外來人口施以俄化教育，他日這些人回國後將成為親俄勢力的基礎；政府亦可借鏡美國綠卡制度，對欲歸化者實施配額與限期考察。政壇右翼聯盟領袖涅姆佐夫（В. Nemtsov, В. Немцов）亦認為應借鏡美國經驗，讓外來人口歸化。^③特列寧則認為教化與歸化應雙管齊下，並可藉政治參與培養外來人口的忠誠與認同，但應避免蘇聯時期有分裂忠誠之虞的族群自治模式。^④

（四）規範化

雷巴科夫斯基（L. Ribakovskii, Л. Рыбаковский）認為，國家必須嚴格監督移民的質量，而移民的分布與就業亦應恪遵國家地緣政治利益。前遠東區總統全權代表普利科夫斯基（К. Pulikovskiy, К. Пуликовский）亦認為遠東區應妥善利用中國人力，但必須依法行事。駐華參贊岡察洛夫（S. Gontsarov, С. Гончаров）以為，政府應為有益雙邊專業技術、經濟、文化發展的中國人創造獲得合法身份的可能，而一般勞動力則應以嚴格的雇用合同加以規範。^⑤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遠東經濟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EB,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ДВ）所長米納基爾（Р. А. Minakir, П. А. Минакир）則認為遠東區需要中國人力，但運用上可就產業的性質作一區隔。^⑥相似的觀點亦見於重量級智庫「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的研究報告，其認為阻絕來自中國與北韓自發性的移民有其困難，不如借鑒北美與西歐的經驗，根據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的需求，妥善運用才是明智之舉。^⑦

（五）排斥

伊瓦申科（О. Ivashchenko, О. Иващенко）認為 2010 年境內的中國人將可能達八百萬至一千萬人，其群聚所在的俄國人將因而被迫遷出。長此以往，國內將有飛地化的可能，中國人提出自治或獨立僅是時間的問題。^⑧是故，外來人力將威脅國家利益與

註③ 於曉麗，「俄羅斯學者關於中國移民問題的討論」，頁 31。

註④ Trenin, *op. cit.*, p. 212.

註⑤ 於曉麗，「俄羅斯學者關於中國移民問題的討論」，頁 31。

註⑥ 米納基爾指出，遠東區並無所謂中國人帶來的經濟問題：當地的基礎建設部門，如建築、農業與輕工業等皆需要中國人力，此亦非機械製造、國防工業或運輸之類的戰略部門。參見“Директор Института экономик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Павел Минакир: Китайцев стало меньше, и тут же начались проблемы,”（遠東經濟研究所所長米納基爾：中國人變少，問題亦隨之而來）*АмурПолит.ру*（阿穆爾政治），21 сентября, 2007, <<http://www.r28.info/news/2007-09-20/15-41>>.

註⑦ “Сибирь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России XXI века,”（21 世紀俄羅斯的西伯利亞與遠東）*Сибирь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России*（在俄羅斯社會經濟政治空間的西伯利亞與遠東）（Москва: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апрель 2000），<http://www.svp.oru/live/materials.asp?m_id=6749&r_id=6852>.

註⑧ О. Иващенко（伊瓦申科），“Россия 2010-2020 — без Сибири?...”（2010 至 2020 年的俄羅斯，仍有西伯利亞嗎？……）*Центр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иволж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伏爾加聯邦區戰略研究中心），октябрь-ноябрь 2002, <<http://antropotok.archipelag.ru/text/a116.htm>>.

領土完整。

由此可知，除少數極端排外者，專家學者們多數皆認為應有條件地引進人力，但除少數持開放態度未因特定族群有別外，多數仍對中國人存疑。專家學者與多數民眾認為應對外人設限而非妥善應用的看法又有落差，但兩者對中國人的防備則是趨近。

參、俄中兩國對俄屬遠東的開發

相對於遠東區人口的嚴重外流，鄰近的中國東北卻有豐沛的人力資源，故俄中勞務合作不僅為客觀必然，亦為雙贏。兩國勞務合作曾一度中斷，直至 1980 年代末期方又恢復，歷經 90 年代的低潮，2002 年起中國對俄勞務輸出方又回升。

一、中國的參與

(一) 勞務輸出

1992 年 8 月，中俄協議中國以兩國企業簽訂合同模式對俄輸出勞務；2000 年 11 月，兩國又簽署短期勞務協定加強合作。現階段中國輸出的勞工主要集中於遠東區和西伯利亞。據中國商務部統計，雙方合作以承包工程帶動者居多，主要集中於農業、建築、森林和木材加工業。截至 2006 年底，雙方簽署的勞務合同達 66.2 億美元，已履行者為 33.6 億美元，在俄華工則有 25,270 人。^㉟

中國東北三省以往為主要輸出地，近年則有擴及全國的趨勢。但雙邊勞務合作在 1990 年代一度受俄國經濟衰退與高失業率波及，俄國當時在建築業及農業雖仍有勞力需求，在中國卻不易招募所需員額。以濱海區為例，其境內登記在案的華工即由 1995 年的 8,349 人減至 1999 年的 6,360 人。^㊱

(二) 邊境貿易

隨著兩國互增邊境口岸與互免簽證，中國於 1991 至 1993 年間掀起「北進」熱潮，中國商品亦循此旅遊免簽證管道大舉進入遠東區，以貨易貨與旅遊貿易成為當時主要的貿易型態。遠東區當時也樂於和中國擴展貿易，甚至希望未來能共同開發當地，如阿穆爾州 1988 年的貿易量僅 6,233 件，1992 年時卻暴增至 287,215 件。^㊲

註^㉟ 「中國將在勞務合作方面同俄羅斯加強協作」，俄羅斯新聞網，2007 年 3 月 24 日，<http://big5.rusnews.cn/ezhongguanxi/ezhong_jingmao/20070324/41735332.html>。

註^㊱ Портяков, “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с. 42.

註^㊲ Г. Витковская (米特科夫斯卡婭), Ж. Зайончковская (扎依翁齊可夫斯卡婭), “Новая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надежды и реалии,” (俄屬遠東新斯托里賓政策：希望與實際) Г. Витковская (米特科夫斯卡婭), Д. Тренин (特列寧) под ред.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межстрановы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遠東區展望：國際互動) (Москва: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1999), с. 96-97.

中俄邊境貿易的強度又隨距離遠近而異。以 1992 年為例，邊境貿易即佔哈巴羅夫斯克區外貿總額 84%，在濱海區則為 57.3%，但更北的馬加丹州卻僅剩 13.5%；又如阿穆爾州過往即為蘇聯對中國出口的集散中心，是年往來亦有 87% 的出口與 98% 的進口。^②與俄國接壤達兩國邊界 70% 的黑龍江省，更成為中國「南聯北開」戰略的重點中繼轉運站，亦為東北三省對俄貿易依存度最高者。

但中國對遠東區的出口卻由 1992 年的 5.646 億美元頓挫至 1994 年的 0.946 億美元，之後才逐年回升並自 1999 年起穩定成長，^③由 2000 年的 5.15 億美元增至 2005 年的 32 億美元，成長達 6.5 倍。遠東區自中國的進口也回復過往水準，如在 2001 至 2006 年，中國商品即佔阿穆爾州進口的 70% 至 80%，其中蔬果進口達 98%，民生用品則佔 80% 至 95%。2006 年，對中貿易佔哈巴羅夫斯克區外貿總額 45.5%，其中進口為 57%，出口為 43%；在濱海區亦與前者相若，進出口則分別為 32% 與 51%。^④

但兩國對邊境互市的認知卻有歧異存在。中國地方政府鑒於互貿區能活絡經濟、增加收入，故多方鼓勵。俄方則視此種藉旅遊管道、規避海關監督者為非組織貿易，不僅造成稅收流失，又讓偽劣商品衝擊國內市場；而遠東區多為木材、凍魚、金屬與化工等初級產品，此既不適於互市貿易區展售，亦不利隨身攜帶。因此，中方迄今雖已於黑河、綏芬河、滿洲里及琿春等地開通多處互貿區，但俄方卻多有保留之故即在於此。^⑤

（三）不利因素

在雙邊貿易或外來投資，中國東北與遠東區的往來均不及其對日與對南北韓的規模，此與遠東區的發展落後及中俄經濟合作仍由地方政府主導有關，而東北亞尚未形成有效區域合作機制亦有影響。中俄關係長期處於政熱經冷、中央熱地方冷狀態，隨著俄國經濟復甦、兩國毗鄰的優勢，及彼此皆有開發其遠東區與東北的強烈意願，雙邊合作未來仍大有可為，但非法移民問題卻又帶來隱憂。

以 1994 年邊境貿易頓挫為例，除因遠東區對商品品質要求提高，及中國對遠東區

註② Larin, "'Yellow Peril' Again?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p. 292.

註③ 中國對遠東區的歷年出口額如下：1992 年—5.646 億美元，1993 年—5.768 億美元，1994 年—0.946 億美元，1995 年—1.556 億美元，1996 年—2.188 億美元，1997 年—2.627 億美元，1998 年—0.17 億美元，1999 年—1.314 億美元，2000 年—1.422 億美元，2001 年—1.766 億美元，2002 年—4.241 億美元，2003 年—4.915 億美元，期間因俄國金融風暴之故而略為下跌，後即呈穩定成長。參見 O. M. Прокапало (普拉卡帕拉),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динамик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и Забайкалье (區域社會經濟動態：遠東與外貝加爾區)* (Хабаровск: RIOTIP, 2003), с. 202, 210, 219, 236.

註④ В. Ларин (拉林),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опыт,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1 世紀初的俄中區域合作：經驗，問題，前景)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2 (2008), с. 43.

註⑤ 李傳助，「近年來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地區貿易合作走勢」，*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3 年第 6 期，頁 9。

原料需求下降外，亦與兩國邊境貿易制度未盡完善所衍生的犯罪與非法移民問題有關。莫斯科與遠東區的傳媒自 1993 年便開始出現中國非法移民在遠東區的相關報導，其中對人數的推測從數千人到五百萬人都有的。^{④⑥}俄方亦於 1993 年年底加強控管移民；^{④⑦}翌年更單方面關閉邊境，不顧地方反對而對華人實施入境簽證。^{④⑧}

俄方此舉不無為冷卻邊境貿易所衍生的非法移民問題，但中國人在遠東區的非法滯留確實與旅遊貿易有關；^{④⑨}俄國國內同樣也有擔憂中國失業人口轉赴遠東區的疑慮^{⑤⑩}。非法移民議題後雖數度於兩國高層會晤提及，但雙方仍多輕描淡寫並以將合作共同打擊一語帶過。^{⑤⑪}

二、俄國的開發

(一) 中央基本政策

俄羅斯獨立後因經改失敗被迫仰賴西方援助，故國內對運用自身稟賦以帶動景氣復甦的討論從未間斷，而遠東區優越的地理與經濟條件自是受到矚目。繼前總統葉爾欽 (В. Yeltsin, Б. Ельцин) 於 1996 年 4 月核准「1996 至 2005 年遠東暨外貝加爾區經濟與社會發展聯邦目標計畫」(*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на 1996-2005 гг.»*) 後，此一投資額達 371 兆盧布的計畫更再度引起各界對當地的關注。

遠東區的開發有其經濟考量，引進外資進而融入經濟高速成長的亞太地區，以提升綜合國力，係當時俄國對外政策調整的主因之一。但因殖民心態及經濟凋敝，當地的開發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以當地最主要的燃料能源動力工業為例，1990 至 1997 年間的固定資產投資即減少近 90%。^{⑤⑫}前述於 1996 年核定的開發計畫，亦因中央財政

註④ 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154.

註④⑦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 мерах по введению иммиграцион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關於對移民控管措施的總統令) от 16.12.1993 N 2145,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88910>>.

註④⑧ 兩國政府於 1993 年 12 月 29 日簽署協議，規定除旅遊團體入境免簽證外，兩國公民入境旅遊皆需簽證，但並無期限規定。參見 Портяков, "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с. 41.

註④⑨ 以濱海區為例，1995 年即有 6,640 名中國人遭驅逐，另有 12,389 名受罰鍰處份；至 1999 年同樣仍有 2,500 人被驅逐，8,000 人遭罰鍰。據統計，八成遭驅逐的中國人係由旅遊免簽證的管道入境。參見 Портяков, "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с. 42.

註⑤⑩ 對中國失業人潮轉赴俄國的揣測，參見 Ивашенко, *op. cit.*。

註⑤⑪ 如 2001 年 7 月 16 日的《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締約裡，亦僅於第 20 條載明雙方將合作打擊非法移民，參見“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俄羅斯外交部公報), No. 8 (август 2001), с. 25.

註⑤⑫ *Развитие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東西伯利亞暨遠東燃料能源複合體的發展) (Иркутск: Разработка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2000), т. 1.

能力不足，致使計畫的各項基礎建設多未能完成，經費缺口亦居高不下。

普京就任後對內銳意整頓，對外善用能源籌碼重振國威，同時也不忘東方。2000年亞太經合會（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汶萊峰會，普京即發表「俄羅斯：新東方願景」（Россия: новые восточ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一文呼籲亞太國家共同參與遠東區及西伯利亞的開發。⁵³ 2003年亞太經合會曼谷峰會，普京再度強調俄國願運用其地處亞洲特有的地緣及能源優勢，在亞太地區運輸與能源的建構上發揮關鍵作用。⁵⁴翌年7月，普京又於駐外使節全體會議指出，俄羅斯的亞太政策應與振興遠東區及西伯利亞經濟的目標緊密結合。⁵⁵將普京歷年言論與其上任後批准之「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⁵⁶作一對照，我們能發現俄國近年正逐步實踐其新外交理念—置國家安全、經濟利益於首位，而遠東區及西伯利亞的開發自是關鍵。此外，普京卸任前更將遠東暨外貝加爾區系列開發計畫推陳出新，推出「2013年前遠東暨外貝加爾區經濟與社會發展聯邦目標計畫」（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3 года»），為當地具經濟優勢的產業，建設必要基礎設施和開創有利投資環境，增加就業機會以鞏固當地人口。⁵⁷

為充分利用當地的優勢，普京在既有基礎上全力改造歐亞大陸橋，非但重振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跨國運輸功能，其備用幹線—「貝加爾—阿穆爾」鐵路亦於2003年全線貫通，而莫斯科（Moscow, Москва）至海參崴（Vladivostok, Владивосток）此一世界最長，達1萬公里的公路幹線亦同時落成。

（二）推動返鄉計畫

對於遠東區人口的嚴重外流，俄國當局也推出相關法案與計畫因應。2006年6月核准的境外俄人返鄉計畫，即在於根據區域需求，提供補助吸引境外俄人前往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等對國家具戰略意義卻人口大量外流地區，從而刺激出生率並降低死亡率

註⁵³ В. Путин (普京), “Россия: новые восточ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俄羅斯：新東方願景)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獨立報), 14 ноября, 2000, с. 2.

註⁵⁴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тогам саммита АТЭС,” (亞太經合會高峰會記者招待會要點)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俄羅斯總統府) 21 октября, 2003, <http://kremlin.ru/appears/2003/10/21/2045_type63377_type63380_54383.shtml>.

註⁵⁵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щания послов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оссии,” (在俄羅斯大使與常駐代表全體會議的與會)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俄羅斯總統府) 12 июля, 2004., <http://kremlin.ru/appears/2004/07/12/0000_type63374type63378_74399.shtml>.

註⁵⁶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俄羅斯外交部公報), No. 8 (август 2000), <http://www.in.mid.ru/dip_vest.nsf/99b2ddc4f717c733c32567370042ee43/4d2aa505cca7e187c325695f0021fdcc?OpenDocument>.

註⁵⁷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3 года», с. 3.*

與外移人口。⁵⁸次月又批准新移民法禁止外國人於國內從事零售業，以保障本國公民就業。翌年 11 月，更展延遠東暨外貝加爾區系列開發計畫至 2013 年，為當地開創有利環境，以增加就業機會、留住外移人口⁵⁹。

推動返鄉計畫、排除非法移民，繼之輔以大規模開發計畫看似環環相扣，但深入細究即能得知其間的倉促。甫欲推動返鄉計畫，次月即決定趕人？縱使新法令有緩衝期，仍顯得政策倉促與配套不足；大規模開發計畫的推陳出新亦時隔一年半才姍姍來遲，與其為輔助，毋寧為亡羊補牢。再者，以經濟手段誘使民眾回流，除緩不濟急外，亦有排擠其他原有投資的可能。

境外俄人是否真會回流亦是一大問題。由學者趙竹成的研究可知：境外俄人返鄉與否的關鍵實為經濟，而非政治認同因素，因為虛擬的感情想像並無法取代實際的經濟現實。⁶⁰開發計畫的更新似為俄人的返鄉注入一劑強心針，但從過往紀錄即能得知：新計畫的實現亦幾近與感情想像同樣虛擬。⁶¹何況今日境外的俄人有半數以上於居住國出生，早已深受當地文化影響，返回俄國並非僅是物質生活的轉變，而是對其根深柢固般文化與習慣的連根拔除。⁶²同時，也很難想像氣候嚴峻、生活條件不佳的遠東區究竟能有多少誘因。新移民法與協助境外俄人返鄉的配套既倉促又未切中癥結，事實也證明計畫的失敗。因為在提交的八千多份返鄉申請案裡僅有 3% 選擇遠東區，目前僅有 9 戶共 20 多人至此。⁶³顯見此不僅為杯水車薪，亦凸顯當局不願正視現實，仍舊以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НГ）境外俄人為優先考量，並印證維什涅夫斯基所言：當局仍未作好接納外來人口的準備，社會也患有移民恐懼症。⁶⁴

（三）不利因素

俄國現今對外來人力的管理仍以限制為主。每年由各聯邦主體提出擬引進人力的

註⁵⁸ 參見“О мерах по оказанию содействия добровольному переселению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за рубежом,” (關於境外居留同胞自願遷居俄羅斯聯邦的協助辦法)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о оказанию содействия добровольному переселению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за рубежом,” (關於境外居留同胞自願遷居俄羅斯聯邦的國家綱領)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俄羅斯報), 28 июня, 2006, с. 17.

註⁵⁹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3 года»*, с. 3.

註⁶⁰ 趙竹成，「認同的選擇—以『境外俄羅斯人』為案例的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7 年 4、5、6 月），頁 63-65、76。

註⁶¹ 在此之前，拉林即表示從改革和民主化開始，俄國最致命的就是決議未能履行，遠東區自也不例外。實踐證明，歷年來解決遠東區問題的資金總是未能到位。參見弗·拉·拉林，「俄羅斯總統的太平洋倡議與俄中關係」，*西伯利亞研究*，第 34 卷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12-13。

註⁶² 趙竹成，前引文，頁 61、68。

註⁶³ 「移民局：為遠東聯邦區引進移民必須創造補充動力」，俄羅斯新聞網，2008 年 5 月 12 日，<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shehui/20080512/42136804.html>。

註⁶⁴ 同註³⁰。

行業及人數，中央再據此決定配額。因全國皆處於人力短缺狀態，故配額亦逐年提高，如 2005 年為 21.4 萬人，2006 年則提升至 32.93 萬人，成長幅度達 53%。在短缺最嚴重的遠東區，2006 年的配額亦由去年的 4.12 萬人提升至 5.86 萬人，佔全國 17.7%，僅次於中央區的 12.1 萬人，^⑥但此仍遠低於所需。

遠東區不利外來勞力發展的因素有二：一為國內對勞務承包市場的保護程度較高。外商參與競標常面臨不少保護性措施；即便得標，企業亦常因當地相關部門出於私利的干預而經營不易，本土企業亦已形成一定的勢力壟斷。政府項目則多為本國或烏克蘭與波蘭等承包商所把持，或因債務協商而逕由債務國承包；外資項目亦多為土耳其和投資國企業壟斷。其次，政府機關辦事效率較低，程序繁瑣又政出多門。當局在勞務及引進許可的審核和批准程序繁雜，對雙邊合作的阻撓自不在話下。各地方政府審核標準不一亦令人無所適從。^⑦

因申辦手續過於冗長^⑧，常延宕遠東區工程的進行，迫使資方不得不另闢蹊徑雇用非法外勞，而罰鍰加上雇工薪資仍低於合法引進成本，亦使非法雇工比例居高不下。

2007 年初生效的新移民法雖相對簡化外勞引進的申辦程序，^⑨但企業用人仍需先經名額審核。不同的是，當局改採峻罰對非法入境的外勞每人處 2,000 至 5,000 盧布的罰鍰，而非法雇用的企業主則改處 80 萬盧布的重罰（過去為 30 萬盧布），並得勒令停業三個月。^⑩

遠東區人口的嚴重外流即已顯露當地沉疴，指望境外俄人回流無異癡人說夢。於今之計只有妥善運用並接納鄰近國家人力，方能順利推動當地的開發。但由中俄於其間的參與，我們不難發現當地中國非法移民問題實為市場力量驅策所致，而俄國當局儘管瞭解當地人力短缺的嚴重，卻也不願面對現實，仍逆向操作以境外俄人返鄉為優先，其對黃禍的疑懼已不言而喻。

註⑥ 單穎、張岩，「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對俄勞務輸出」，黑龍江對外經貿，第 151 卷（2007 年第 1 期），頁 40-41。

註⑦ 楊雲母，「近期中國對俄羅斯勞務輸出走勢分析」，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5 年第 3 期，頁 48。

註⑧ 如雇主須先向其所在地方勞動部門提出名額申請，約經一個月的審查後，雇主再據核准結果向聯邦移民局申請批准，此又約需一個月；核定後，雇主再向移民局為外國勞動者申辦工作許可證，待約一個月審核通過後，才能至聯邦或地方內務部門為外國勞動者申辦工作邀請函，而此又需 20 天左右；待一切就緒，人在國外的勞動者再持邀請函至俄國駐外使領館辦理入境簽證。參見「外國公民在俄羅斯就業的有關規定、申辦程式和相關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 年 4 月 26 日，<<http://www.fmprc.gov.cn/chn/lsw/cgtx/t248865.htm>>暨 2002 年「外國公民於俄羅斯聯邦法律地位法」第 18 條。

註⑨ 以移民局的審核為例，移民局在申請遞交後 10 天內即頒發工作許可。參見 “Что нужно знать иностранцу,” (外國人須知)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俄羅斯報), 15 января, 2007, с. 1.

註⑩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нарушениях (в части усилени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нарушение порядка привлечения к труд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и лиц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 (俄羅斯聯邦行政違法修正案) от 05.11.2006 N 189-ФЗ,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36099>>.

肆、俄屬遠東「黃禍論」？

俄屬遠東的人力短缺已非指望境外俄人返鄉即能化解，中俄雖皆有意參與開發，但其間的磨合與摩擦，最終卻演變為形同排華的局面。無論新移民法是否有意排華，其顯然與理性決策不符，此在返鄉計畫成效不彰下又更顯諷刺，亦惟有「黃禍論」能作合理解釋。

但黃禍從何而起？在此，我們將就不同面向逐一耙梳、辯證，最後就兩國專家學者的相關研究與調查數據作一對照，從而究其是否屬實。

一、國際層面影響的探討

冷戰後國際戰略格局由兩極對峙驟變為一超多強，除讓俄國外交一度進退維谷外，「黃禍論」亦從中獲得復萌的空間。「黃禍論」不僅攸關遠東區的命運，未來亦可能成為俄中關係的負面變數。

（一）國際格局驟變的影響

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前主席魯金（V. Lukin, В. Лукин）曾傳神地描述俄羅斯獨立後的困境：「俄國過去雖落後於歐洲，但仍自認領先亞洲。但亞洲此後的迅速發展…使我們發現自己不再處於『進步的歐洲』與『落後的亞洲』間，而是在兩個「歐洲」的陌生環境。」^⑩國際環境的驟變讓俄國對外政策在 1990 年代幾經轉折，因西方口惠實不至的經援與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東擴的進逼，而由「向西方一面倒」逐步調整至「東西平衡、務實的全方位外交」，國內在外交路線的歧異亦隨之浮現。

俄國對外政策路線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可謂過往親斯拉夫論者（Slavophiles）與西化論者（Westernizers）論戰的沿續，其間大致可歸納為三派：「大西洋學派」（Atlanticism）、「歐亞學派」（Eurasianism）及「大俄羅斯帝國學派」（Great Russian Imperialism），大俄羅斯帝國學派後漸消聲匿跡，其部分主張則融入歐亞學派。

大西洋學派認為昔日的東西對峙已轉為南北對抗，故西方應是夥伴而非敵人。俄國正追求民主人權、市場經濟等與西方相同的價值，故彼此也將遭逢恐怖主義、回教基本教義派，乃至於南方發展中國家軍事威脅的共同問題。為此，俄國外交應採取和「新思維」（the New Thinking,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同樣積極的觀點，並逐漸融入「歐洲共同家園」（Common European Home）。^⑪歐亞學派則認為俄國的傳統自然盟友在東方與南方。由於俄國與南方有著共同疆界，故俄國將在南北衝突裡成為主要靶的；再

註⑩ V. Lukin, "Our Security Predicament," *Foreign Policy*, No. 88 (Fall 1992), p. 60.

註⑪ A. Козырев (科濟列夫), "Преображ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в Новом Мире," (新世界裡轉變中的俄羅斯) *Известия* (消息報), 2 января, 1992, с. 3.

者，俄國融入西方安全體系後，其與回教世界及中國將漸行漸遠。^⑦因此，與其尋求融入「歐洲共同家園」，俄國應瞭解其政經利益是在太平洋沿岸地區與中東，而非西方。^⑧大西洋學派與歐亞學派均認為國家應鞏固民主及發展市場經濟，差別僅在於對西方民主與市場經濟仿倣程度的差異，及應否保留本國特質態度的不同。歐亞學派主張俄國不應一味追求融入西方社群，而自絕於東方與南方的傳統盟國，但又異於大俄羅斯帝國學派恢復舊時經濟制度及重建蘇聯的若干訴求，兩者在理念的落實上也有所不同。^⑨

簡言之，大西洋學派主張俄國應儘速融入西方；大俄羅斯帝國學派為極端民族主義者，主張恢復昔日光榮，對西方無端地仇視；歐亞學派則居於西化—斯拉夫化光譜間，主張東西平衡外交，整合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而更獨立於西方。

比對大西洋學派與他派論點的歧異，我們不難理解因非法移民問題掀起的「黃禍論」風潮，^⑩不僅對歐亞學派或大俄羅斯帝國學派有負面效應，更有利於當時主政的大西洋學派。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民族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of the people of the Far East,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所長拉林 (V. L. Larin, В. Л. Ларин) 即推論 1994 年俄中邊境貿易的重挫，實為莫斯科的刻意操作。其觀察到中央除罔顧地方反對而對華人實施入境簽證外，又為莫斯科的進口商提供關稅優惠，讓其得以大量進口商品再銷往遠東區。如此一來，中央財政得以增加，但地方邊境貿易卻因而大受打擊，在兩國貿易的份額由 22.6% 暴跌至 7.1%。^⑪拉林並指出得利於「黃禍論」的蔓延，俄國便能奉行親西方政策

註⑦ С. Гончаров (岡察洛夫), “Особ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 в чем же они заключаются?” (俄羅斯的特殊利益—以何者為依歸?) *Известия* (消息報), 25 февраля, 1992, с. 6.

註⑧ A. P. Tsygankov, “Hard-line Eurasianism and Russia’s contending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 32, No. 3 (Fall 1998), pp. 315–334.

註⑨ Margot Light,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in Neil Malcolm, Alex Pravda, Roy Allison, and Margot Light eds., *Internal Factor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Englan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4.

註⑩ 如 1993 年 9 月的俄羅斯新聞報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ести*) 即有中國人大舉入侵俄屬遠東的言論出現，而次月的文學報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裡更有俄國人對此心生反感，認為此係新黃禍再起，而俄屬遠東將成為黃禍受害者的報導。參見 В. Головин (葛羅曼), “«Экспансия» по-китайски,” (中國式的擴張)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ести* (俄羅斯新聞報), 3 сентября, 1993, с. 3; В. Шаров (沙洛夫), “Китайская карт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кажетс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жертвой великого вторжения,” (中國地圖：俄屬遠東似乎正成為大規模入侵的受害者)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文學報), No. 43, 27 октября, 1993, с. 13. 另依據大陸學者的不完全統計，自 1992 年以來俄國中央和遠東及西伯利亞部分報刊則已刊登百多篇指責中國向俄屬遠東「擴張」的文章，有的報導甚至指稱中國已制定一項對遠東和西伯利亞大規模移民的計畫，以實現對俄國的領土要求，並為此撥款數十億美元。參見薛君度、陸南泉主編，*俄羅斯西伯利亞與遠東—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年)，頁 228。

註⑪ В. Ларин (拉林),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кто же будет отстаивать наш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 Взгляд с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世紀之交的俄羅斯與中國：由誰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俄屬遠東的觀點)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1 (1997), с. 22.

向歐美靠攏，因為中國在未來5至10年間將成為俄國最大的威脅。^⑦

此一論點亦能在大西洋學派的主張裡得到佐證。其以為俄國應以和西方的合作優先，任何與此牴觸者皆應避免，因為當前的國家利益並不在亞洲，而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此即大西洋學派何以犧牲東方之故。^⑧另有立場更激進者認為俄國在融入西方時，仍應警惕中國的軍事威脅，而主持激進經改的前總理蓋達（Y. Gaydar, E. Гайдар）即持此觀點。^⑨是故，「黃禍論」縱非大西洋學派從旁推波助瀾，其亦樂觀其成。俄羅斯獨立之初外交路線的歧異，正給予「黃禍論」從中復萌的空間。

（二）地緣政治的潛在挑戰

俄羅斯今日的外交已不再侷限於過往的東西路線之爭，中國於其間的位階亦對應提升，由相對忽視到多極化的一極，再至更上層樓的戰略夥伴關係。對應美國擬於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的進逼，卸任後接任總理的普京為延續其影響力，將更關注國家利益而向斯拉夫化靠攏，這也讓俄國現階段更需要中國的支持，以抗衡西方。另一方面，中國欲掌握此後20年的戰略發展機遇期以實現和平發展，除維護中美關係正常發展外，亦有賴俄國的支持，才能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之多極化格局。此亦不難理解何以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第25條載明條約有效期限為20年之故。^⑩

但時值兩國別開生面連續於2006及2007年主辦互以對方為主題之「國家年」活動，形同排華的新移民法又無異為極大的諷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阿爾巴托夫（A. G. Arbatov）所言或能作一合理解釋。其認為俄國若執意反對美國霸權，國際格局最後未必成為多極，反倒有成為兩極的可能；如此一來，俄國將反而受制於中國，屆時更可能失去西伯利亞與遠東區。^⑪俄國短期間固然可從俄中經濟合作獲益，但卻不代表雙方就此合作無間。拉林也曾指出，中國仍對俄國有戒心並認為俄國擁有廣大領土、豐富

註⑦ В. Л. Ларин (拉林), *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90-х: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90年代前期的中國與俄屬遠東：區域互動難題)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8), с. 73.

註⑧ 大西洋學派代表人物—前外長科濟列夫（A. Kozurev, A. Козырев）曾於1993年版「俄羅斯對外政策概念」草案討論裡表達其觀點：「俄羅斯若欲成為一等一的超強，當前必須與近鄰國家交好。除近鄰之外，中國是最靠近我們的鄰國。我國現行的中國政策和對朝鮮及對日政策同樣重要，這些國家是我們絕不能忘的。但當前的國家利益並不在亞洲，而在於西方國家中為首的美國。為此，俄國應與美國建立戰略層次同盟的夥伴關係……」，參見“Дискуссия о том, какой быть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關於俄羅斯外交政策走向的討論)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國際現勢) (февраль 1993), с. 6-7. 對大西洋學派而言，亞洲雖不能遺忘，但俄國當時的國家利益是在西方，而非東方。故大西洋學派雖不反對亞洲國家，但也未必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俄國的中國政策在當時一度降至與日本及南北韓同等的位階，與過往美俄中戰略三角時期大相逕庭。

註⑨ 其論點可參見 E. Гайдар (蓋達),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эволюция* (國家與進化) (Москва: Евразия, 1995).

註⑩ 同註⑤，頁25。

註⑪ А. Г. Арбагов (阿爾巴托夫),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м мире,” (多極化世界裡的俄國國家安全)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俄羅斯科學院公報), Vol. 70, No. 11 (2000), с. 984-993.

資源、人力及技術潛力，未來將再重尋於東亞的影響力；而中國也認為其人民在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的活動乃是合法重返其歷史領土。^⑳因此，兩國未來仍需面對地緣政治的考驗，因為兩國擁有世界最長的陸地共同邊界，而遠東區則正處其間。

是故，無論俄國外交如何在西化與斯拉夫化間擺盪，俄國對中國有朝一日將索回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的疑慮仍舊未減。俄中聯合推動國際多極化格局固然符合俄國國家利益，但國際地位、領土完整、經濟發展其間孰為優先，「黃禍論」考量將是關鍵所在。

二、國內層面影響的探討

在「黃禍論」復萌之際，遠東區與中央肇因於歷史、心理及地理因素所致之疏離感亦於此時觸發。此又強化當地的特殊性及經濟發展的區域遲疑，除讓彼此因視界歧異屢生扞格，亦造成日後中央整體戰略與地方區域發展的認知衝突，「黃禍論」的迷思因於其間應運而生。

（一）歷史心理的分析

1. 中央與地方的疏離

俄國的東進雖由葉瑪克 (Yermak Timofevitch, 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 ^㉑於 1581 年揭開序幕，但遠東區的底定與積極經略則在穆拉維也夫 (N. N. Muraviev, Н. Н. Муравьев) 於 1847 年出任東西伯利亞 (East Siberia,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總督之後。期間，幅員遼闊的西伯利亞與遠東無形中也發展出有別於歐俄的特殊性。

西伯利亞大鐵路竣工前，中央對當地的統治長期受地理因素制約。人煙稀少的西伯利亞與遠東對一般人既遙遠又難以想像，其既為冒險家的探險地，亦為罪犯逃竄或流放之地，更一度為農奴遷徙的殖民地。當地居民自我認同因而複雜多樣，其既有自覺的一面，又時而自認被邊緣化。如 1860 年代當地即有自許為「西伯利亞人」的西伯利亞愛國主義出現，並自認有別於其他斯拉夫人；在中央持續剝削其西伯利亞「殖民地」下，他們自信其特質可藉由自治而完全展現。^㉒ 1920 年成立的遠東共和國^㉓ (Far Eastern Republic,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則能說明當地居民被邊緣化之感。由於當時海參崴遭日本佔領，中央為此成立遠東共和國傀儡政權充作緩衝屏障；待日本於 1922 年撤退後，其隨即併入蘇俄。蘇聯時期，西伯利亞與遠東區更是全國最蘇維埃的地區，亦與帝俄時期無異，^㉔未因政權嬗遞而有不同。

註^㉑ Ларин,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кто же будет отстаивать наш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 Взгляд с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 15~26.

註^㉒ 葉瑪克本為被通緝的逃犯，因在一次私人軍事行動裡攻下庫臣汗國 (Kuchun Khanate) 都城西伯利亞城有功而得到赦免，其故事在民間迄今仍被視為英雄事蹟流傳。

註^㉓ Kotkin and Wolff, *op. cit.*, p. 5.

註^㉔ 遠東共和國大致於今日的阿穆爾州、哈巴羅夫斯克區、濱海區及未合併前的赤塔州一帶。

註^㉕ Trenin, *op. cit.*, p. 201.

中央自帝俄以來對西伯利亞與遠東亦懷著高度不信任與優越感。為防範太平洋沿岸外國勢力和當地潛在分離勢力合流而顛覆帝國政權，中央必須以俄化教育和殖民手段進行約束，而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修築則能畢其功於一役。鐵路不但有助於控制當地，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殖民更能扭轉當地的離心傾向。⁸⁷易言之，鐵路、俄化與殖民乃是掌控遠東不可或缺的元素。再者，中央自始即視當地為蠻荒之地，其優越感亦於1860年建港之海參崴的俄文原意—統治東方，表露無遺。蘇聯時期，對西伯利亞與遠東的開發向來存在兩派爭論，一為榨取當地資源以促進歐俄發展，另一則為帶動當地開發使其自給自足，⁸⁸但事後顯然是前者獲得實踐。

日丹諾夫 (V. A. Zhdanov, В. А. Жданов) 即指出，莫斯科認為西伯利亞大鐵路係中央強化控制東方的憑藉，但當地卻認為是脫離掌控、投向亞太地區的關鍵。⁸⁹其詮釋傳神地點出中央與地方間的疏離：中央不信任地方，而地方對中央亦無歸屬感，且自認遭到剝削與邊緣化。

此一疏離感過去一直受到抑制，在俄羅斯獨立後向西方一面倒的基調下則開始浮現，除強化當地的特殊性及經濟發展的區域遲疑外，亦為彼此日後的認知衝突埋下伏筆，成為「黃禍論」渲染擴大的主因。

2. 冷戰對峙的遺緒

1937年前，遠東區仍有為數眾多的中國人與朝鮮人居住於此，並從事貿易與農業。1930年代起，史達林 (J. Stalin, И. Сталин) 為防範日本滲透，故於當地進行大規模的驅逐與遷徙活動。在最後一批約1.9萬名中國人於1938年被驅逐後，中國人數量已不及當地人口的1%。⁹⁰其後，中蘇共因意識形態與政策分歧而互相批判，兩國東段疆界問題亦於1963年表面化。因劃界問題僵持不下，兩國終於在1969年兵戎相見。除後續邊界磋商未果外，雙方更陸續於邊境增派駐軍，關係緊張至極點。由相關研究亦能得知：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的中國人自1917年起即逐年遞減，並在俄國內戰及日本干預期間降至最低，之後留在蘇聯境內的多為支持共黨者，但又在史達林時期遭受迫害。1960年代起，中國人在俄國境內的資料付之闕如，亦無相關統計數據；1980年代末期兩國關係正常化後才又逐漸恢復往來。⁹¹冷戰期間的對峙不但造成兩國隔閡，恢復

註⁸⁷ Marks, "Conquering the Great East," pp. 24~28.

註⁸⁸ Kotkin and Wolff, *op. cit.*, p. 187.

註⁸⁹ V. A. Zhdanov, "Contemporary Siberian Regionalism," in Kotkin and Wolff,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p. 120.

註⁹⁰ John J. Stephan, *The Russian Far East: A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13. 蘇聯雖為防範日本崛起而在遠東區進行肅清，但之後蘇日間仍有經貿往來與合作。1970年代，日本已成蘇聯最大貿易夥伴，西德雖後來居上取代日本，但日本仍維持在第二位。1980年代蘇日經濟合作則蹣跚前進，一方面除反映蘇聯對兩國僅2%貿易量的忽視外，亦與日本無意依賴自蘇聯的進口，或因而間接強化蘇聯軍事能力的考量有關。參見 Kotkin and Wolff, *op. cit.*, p. 187.

註⁹¹ В. П. Зиновьев (季諾飛也夫), "Роль китайцев в процессе освоения Сибири и рус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XIX-XX веках," (19至20世紀間中國人在西伯利亞與俄屬遠東開發之角色) 俄羅斯學報，第2期 (2002年1月)，頁295-302。

交流後亦需時間調適，此亦與「黃禍論」日後的渲染不無關聯。

(二) 社會觀感的分析

在社會觀感上，遠東區當地的中國人亦有令人非議之處。據聯邦安全局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統計，多數華商並未將盈餘再投資於當地，此非但未對俄國經濟有所貢獻，反倒在無形中榨取俄國資本。一名安全局官員表示，俄國樂見雙邊的經濟合作，但合作應採取文明形式，而非另一種「黃禍」的重現。⁹⁰ 俄人的心態其實相當矛盾，他們歡迎華人在當地經商，卻又反對華人置產及將盈餘帶回中國，⁹¹ 同時認為在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的中國企業及勞工對國家構成危害。

(參見表 1) 此於相關調查裡亦能得到印證：多數民眾並不喜歡境內中國商品與勞工愈來愈多的現象，也不喜歡中國企業在國內置產，並認為應對其加以管制 (參見表 2 暨表 3)，更認為兩國經濟合作並不對等。(參見表 4)

表 1 您認為在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的中國企業與勞工對俄羅斯的影響為何？

	年份	比例	中央區	西北區	南部區	伏爾加區	烏拉爾區	西伯利亞	遠東區
相當有益	2005	17%	16%	23%	15%	14%	35%	11%	9%
	2007	16%							
相當危險	2005	66%	61%	56%	71%	67%	37%	69%	57%
	2007	62%							
難以回答	2005	17%	23%	21%	14%	19%	28%	20%	34%
	2007	21%							

資料來源：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 “Россияне хотят дружить с Китаем, но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俄羅斯希望同中國友好，但仍有距離)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674 (16 апреля, 2007), <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4399.html?no_cache=1&cHash=f449ec5302>.

表 2 在您看來，下列現象應管制與否？

	年份	應管制	加強管制	無須管制	放任	難以回答
我們的商店裡有愈來愈多的中國商品	2005	29%	32%	24%	11%	4%
	2007	22%	35%	29%	7%	7%
來自中國的企業在俄國置產	2005	45%	19%	14%	19%	3%
	2007	43%	31%	21%	8%	6%
我們的國家有愈來愈多的中國勞工	2005	43%	26%	15%	13%	3%
	2007	38%	34%	14%	7%	7%

資料來源：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op. cit.*

註⁹⁰ “Китай-Город: Нелегальные мигранты из Поднебесной соддали в Москве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раздут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中國城：來自各地的非法移民於莫斯科勒索的特殊現象)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獨立報), 14 мая, 1997, с. 6.

註⁹¹ Гельбрас, *op. cit.*, с. 157.

表3 下列現象您覺得如何？

	年份	喜歡	很喜歡	不喜歡	厭惡	難以回答
我們的商店裡有愈來愈多的中國商品	2005	11%	23%	35%	27%	4%
	2007	11%	25%	35%	21%	8%
來自中國的企業在俄國置產	2005	5%	9%	36%	46%	4%
	2007	2%	7%	37%	48%	6%
我們的國家有愈來愈多的中國勞工	2005	4%	10%	36%	45%	5%
	2007	3%	12%	37%	41%	7%

資料來源：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op. cit.*

表4 您認為誰在俄中經濟合作獲益較多？

	2005年7月23日至24日	2007年4月7日至8日
中國	53%	45%
俄國	8%	6%
互蒙其利	25%	35%
難以回答	14%	14%

資料來源：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op. cit.*

壓榨當地資源及帶來犯罪固然為若干俄人對華人的刻板印象，但不同的解讀也同樣存在。拉林即以爲遠東區所謂的「黃禍」或「中國威脅」，亦可能為俄商無法與華商競爭的反彈。^④此外，遠東區犯罪率原本即高，1992年後的中國非法移民潮卻讓當地民眾誤認犯罪率的居高不下與非法移民有關，^⑤但實際上當地俄人的犯罪率卻高出中國人數倍之多。^⑥

再者，俄羅斯獨立後經濟如江河日下，直至近年方才回升。遠東區居民的大量遷出自是必然，而鄰近國家人口的流入恰好填補當地的人力缺口，飛地化及黃禍的疑慮也正於其間形成。兩國經濟發展一度呈現高度反差對比，當年強大的蘇聯與貧弱的中國今日卻情勢易位，故「黃禍論」在大眾傳媒的渲染亦不足為奇。在大國地位喪失及民族自尊受創下，要當地民眾接納自中國東北而來的中國人即已不易，何況他們泰半未尋正當管道進入，與當地民眾在工作上又有一定程度的競爭關係，民眾對中國人的觀感自然複雜又矛盾。(參見表5)

註④ Larin, “Yellow Peril’ Again?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p. 293.

註⑤ “Chinese Immigration: Is It Good or Bad for Russia?”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Vol. 49, No. 17 (June 11, 1997), pp. 2-3.

註⑥ Ларин, *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90-х: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116.

表 5 遠東區民眾對俄國境內中國人的觀感（2003 年）

	非法移民	遊客	企業家	商人	工人
正面	9%	13%	18%	16%	16%
負面	83%	8%	31%	30%	41%
中立	1%	75%	42%	47%	38%

資料來源：В. Ларин (拉林),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俄羅斯邊界群體社會意識裡的中國因素—2003 年的橫向剖析)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4 (2004), с. 78.

在遠東民族研究所於 1994 至 2003 年間的研究，我們能發現當地民眾對中國人的負面觀感在這十年間的變化其實不大。1994 年，認為中國在遠東區擴張的比例高達 62%，否認的為 9%；2003 年則變為 54%與 18%。儘管認為擴張的比例略降 8%，但視中國人為威脅者仍過半數。⁹⁷而威脅存在於那些領域呢？認為是領土擴張的有 40%，人口擴張—31%，經濟擴張—27%，其餘則為政治、文化領域。若從地區分布觀察，認為中國有領土擴張意圖的在哈巴羅夫斯克有 49%，比羅比贊 (Birobidzhan, Биробиджан) ⁹⁸—44%，海參崴—33%，海蘭泡 (Blagoveshchensk,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⁹⁹—35%。在中國人愈少以及與中國往來頻率愈低的地區，對中國人的偏見與恐懼也愈高，如在比羅比贊有 37%的人憂心中國的經濟擴張，但在海蘭泡卻僅有 2%。¹⁰⁰當地民眾對中國人的觀感雖普遍不佳，但認為俄中關係未來發展樂觀的比例卻逐年提升：¹⁰¹不僅在遠東區如此，在其他地區亦然。¹⁰²此應與近年俄中政治關係的改善有關，但也正因當地民眾對中國人的觀感複雜多樣，政治人物才得以從中操作。

(三) 分離主義的影響

中央近年雖對遠東區加強開發，但普京憂心當地亞洲化的言論、對歐亞大陸橋的改造與返鄉計畫的推動，卻令人似曾相識。原因即在於此實與帝俄掌控遠東的手段：俄化、鐵路、殖民如出一轍。中央是否轉變過往的殖民心態尚不得而知，但地方對中

註⁹⁷ Ларин,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с. 76, 84.

註⁹⁸ 猶太自治州首府。

註⁹⁹ 阿穆爾州首府。

註¹⁰⁰ Ларин,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с. 78.

註¹⁰¹ 當地民眾對俄中關係看好的比例為：1994 年—26%，2003 年—42%，未來—48%；認為一般的：1994 年—37%，2003 年—46%，未來—33%；看壞的：1994 年—8%，2003 年—5%，未來—7%；未定的：1994 年—27%，2003 年—7%，未來—12%。綜整自 Ларин,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с. 79.

註¹⁰² 在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裡，就「您認為今日的中國，對俄羅斯而言為何？」，對中國正面的評價從 2005 年的 56%上升至 2007 年的 63%；負面評價則由 2005 年的 28%降至 2007 年的 25%。參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op. cit.*

央的疏離卻依然存在。

拉林即曾指出，西伯利亞自葉瑪克時期起對許多俄人而言即為希望無法實現之地，同時也很難相信此一慣例將在世紀之交改變，^⑩地方的不信任感在此即能得知。此一疏離感更能在遠東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得到印證。其中，對於誰會威脅俄國的遠東利益，有相當的比例認為中央必須為政策的錯誤負責；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比羅比贊甚至將中央與中國的威脅等而視之。（參見表 6）在遠東區應與誰優先往來的問題裡，日本居首佔 48%，中國次之為 33%，西伯利亞、遠東區—32%，南韓—28%，歐俄—20%，美國—13%，澳洲—9%，其他—3%，顯見當地認為其應優先與周邊國家展開合作，而未寄望於中央。^⑪

表 6 誰會威脅俄國的遠東利益？（2003 年）

	中國	美國	庫頁島問題	莫斯科	朝鮮半島	無
濱海區	46%	40%	43%	23%	14%	12%
哈巴羅夫斯克	54%	38%	39%	39%	15%	1%
阿穆爾州	27%	12%	27%	24%	3%	21%
比羅比贊	48%	35%	42%	48%	8%	4%

資料來源：Ларин,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с. 76.

但遠東區由疏離感所致的分離主義又與其他聯邦主體不盡相同，其訴求並不在於獨立或自治，而在為自認所受的殖民剝削及邊緣化待遇同中央抗爭。獨立亦不符其利益，失去中央奧援，遠東區更無籌碼同外國交涉，反更易被剝削。分離主義近期可溯及蘇聯末期葉爾欽利用地方勢力同戈巴契夫（М. S. Gorbachev, М. С. Горбачёв）的抗衡，但也種下日後地方勢力高漲的後患，^⑫而葉爾欽為制衡強大的反對派也需要地方勢力的支持。最後終於造成地方首長直選，而中央對地方莫可奈何的局面。^⑬

地方首長過去刻意與中央抗衡，多半係為累積個人聲望並獲取更大的權力。適逢彼時俄中東段疆界未定，遠東區南部又曾屬中國，復以當地因開發延宕而淪為原料供應者，「黃禍論」故應運而生變成政治人物的籌碼。在首長直選、權力由選民授予的情況下，地方首長鼓吹「黃禍論」，不僅可形塑愛國形象爭取民意，又能轉移焦點掩飾其

註⑩ 拉林，「俄羅斯總統的太平洋倡議與俄中關係」，頁 12-13。

註⑪ Ларин,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с. 76, 80.

註⑫ 1991 年 11 月後，葉爾欽成立數個經濟特區，各領導人直接受命於總統並擁有特權，此與共黨時期各地方的第一書記無異。參見 P. A. Minakir,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Kotkin and Wolff,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p. 197.

註⑬ 前濱海區首長納茲德拉欽柯即為一例，其於 1993 年 5 月由葉爾欽任命為濱海區首長後，又於 1995 年 12 月以 75% 的得票率連任，之後一度令中央極為頭痛，其名言之一即為：「莫斯科無法命令我！」納氏又對外資課以重稅，一度讓外人卻步。但為選舉之故，莫斯科在某些時刻也不得不與納氏妥協。參見“Евгений Наздратенко,” (伊夫格尼·納茲德拉欽柯) *Коммерсантъ* (商人報), Vol. 33, No. 3 (сентябрь 1996), с. 22-25.

政績不佳，更能吸引中央關注，獲得更多的補助。

視界歧異也讓雙方屢生扞格，造成中央整體戰略與地方區域發展間的認知衝突，形諸於外即為兩者對中國的態度如同雙頭馬車地背道而馳。原因在於中央持絕對獲利的觀點，認為兩國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從宏觀格局考量而調整對華政策；但地方政治人物卻以相對獲利思考，將自身政治利益與地方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其以為中央過於強調所謂的經濟互補，而犧牲地方利益，^⑩並認為遠東區正淪為原料供應者而喪失自身發展基礎，且視中國為經濟與安全的雙重威脅。^⑪

以中國人聚集最多的濱海區為例，前首長納茲德拉欽柯（E. Nazdratenko, E. Наздратенко）即有不少駭人聽聞的作為，如指責中國東北居民正有計畫地滲入遠東區，而將海參崴一地的中國人驅逐出境，^⑫並刻意引進北韓人力制衡。此外，在俄中東段疆界未定之際，納茲德拉欽柯亦反對兩國的劃界協議，並表示只要其在位一天就不會割讓任何一寸領土。^⑬伊沙耶夫更宣稱中國人正暗地擴張，而這將導致俄人的逐漸滅絕。因此，在莫斯科同北京簽署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宣言之際，排華的脫序舉動卻也在萬里之外的遠東區同步上演。

為強化中央與地方的聯繫並壓制高漲的地方分離主義，普京執政後除改革聯邦體制，將全國劃為七個聯邦區並於各區派駐總統代表外，又修改與聯邦法律相悖的地方法規，同時加強對地方首長選舉的干預，規定總統有權解除地方首長職務及解散地方議會。其間，地方與中央唱反調的情形仍時有所聞，如遠東區的薩哈共和國與西伯利亞的哈卡斯共和國（Republic of Khakassia, Республика Хакасия）即拒絕修改與聯邦法律牴觸的條款，而代表不同集團利益的政黨在選舉時的明爭暗鬥更是激烈。^⑭

註^⑩ 遠東區對經濟合作參與的遲疑不僅表現在雙邊合作，在多邊合作亦然，圖們江開發計畫即為一例。地方上即認為計畫一旦順利進行，遠東區港口及鐵路的使用需求將會降低，而其原本的區位優勢將因而被取代。參見 Peggy F. Meyer, "Post-cold war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Trends and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11, No. 1 (Winter/Spring 1997), p. 76. 此外，當地亦認為在遠東區建設尚未完備的情況下，俄羅斯參與圖們江開發計畫無異在為他人作嫁，反成為被剝削的一方。參見 Л. Забровская (札柏羅夫斯卡婭), "Проект 'Туманган': планы и проблемы," (圖們江計畫：計畫與問題) *Россия и АТР (俄羅斯與亞太地區)*, No. 4 (1995), с. 93-98.

註^⑪ 絕對獲利與相對獲利的概念詳見 Joseph M. Cric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95-502; Duncan Snidal, "Relative Gains and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0-208;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in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p. 209-233.

註^⑫ Klebnikov, *op. cit.*, p. 89.

註^⑬ "Russia hands over land to the Chinese," *Pointer*, Vol. 3, No. 6 (June 1996), p. 3.

註^⑭ 在 2001 年 4 月濱海區首長選舉，年輕且從未涉足政壇的達里金 (S. Dar'kin, С. Дарькин) 得到法院有利裁決且經二輪投票後，才擊敗當時總統遠東區第一副代表阿帕納先科 (G. Aranashenko, Г. Апанашенко)，此一得來不易的結果頗耐人尋味。類似的情況也曾於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州出現。趙立枝，「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調整及其東部經濟開發前瞻」，*俄羅斯學報*，第 2 期 (2002 年 1 月)，頁 327-328。

儘管如此，地方首長在其權力基礎轉移後，礙於政治現實及連任壓力，其過往與中央抗衡及敵視中國的態度，亦不得不隨機調整。如伊沙耶夫雖仍不時危言聳聽，宣稱人口若繼續流失，當地未來就必須改以中文溝通，^⑩但其大致已接受兩國的劃界現實，亦曾表達願與中國合作的意願；納茲德拉欽柯則被普京以高升的手法調離首長職位^⑪。地方首長的態度雖仍有反覆的可能，但在面臨去職風險及更上層樓的機遇下，遠東區已不易重現過往地方首長和中央抗衡的脫序現象。如此一來，地方煽動「黃禍論」的現象自能逐漸消弭。

地方對「黃禍論」的炒作雖能隨著時間消逝，但中央呢？相對於多數民眾的排斥，及專家學者有條件地運用中國人力的觀點，中央對「黃禍論」則相當低調。帕爾齊科夫即保留地指出，克里姆林宮對此以鞏固俄中關係為優先而低調以對，並避免傳媒渲染，且一再重申將尋求雙邊皆能接受的解決方案。^⑫但我們從政策面的觀察即能得知：儘管俄國中央瞭解到當地人口外流的嚴重，卻仍不願正視現實，依然以境外俄人返鄉為優先，其對黃禍的疑懼已不言而喻，也未脫過往的殖民、排外心態。地方分離主義固能壓制一時，但在國內層面的結構制約因素—導致中央與地方疏離的殖民心態未變，地方煽動「黃禍論」同中央抗衡自保的陰霾就難以消退，未來仍不無有再起的可能。

三、俄屬遠東「黃禍論」？

當代俄屬遠東「黃禍論」的成因在冷戰後國際格局驟變的框架下，涵蓋歷史、政治、經濟、心理與社會等多重面向。由於俄國官方普查也未能提供確切數據，在此我們擬就中俄學者的研究及相關調查數據作一對照，以求論點平衡。

（一）中俄學者的看法

長年研究遠東區移民問題的中國黑龍江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於曉麗曾就歷年數據作一分析，認為赴俄華人人數與俄國經濟狀況呈正相關變化，亦呈季節性變動。遠東區自俄羅斯獨立後對中國日用品及廉價勞力的需求大增，故此時赴俄華人數目開始激增；但在1994年前，俄國對其境內中國勞工人數並未有精確的統計數字，此亦為當局加以控管之始。1995年起，俄國嚴厲整頓華人非法滯留問題，當年僅濱海區即有12,389人受罰，6,640人遭遣返。此後，當地逾期未歸的華人大幅降低。另一方面，遠東區絕大多數的華人皆屬短期居留，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移民，華人在這段期間多數從事農業與建築業。1998年俄國金融危機後，赴俄華人一度減少，但之後漸轉向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Rajan Menon, "The Sick Man of Asia: Russia's Endangered Far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3 (Fall 2003), p. 97.

註⑫ Портяков, "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с. 46.

商務貿易活動，並開始向各大主要城市聚集。^⑮因此，中國人在當地的數量並非一般人所臆測的失控狀態。

帕爾齊科夫亦指出，自 1994 年起俄國當局開始對境內來自中國尋求工作的移民加以控管，官方統計顯示當年共有 20,301 名中國人入境，而相關專家亦聲稱此一數量與 1992 年及 1993 年相近。中國人多半偏好聚集於遠東區南部及東西伯利亞，亦即濱海區、哈巴羅夫斯克區、伊爾庫茨克州 (Irkutsk oblast', Ирку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赤塔州 (Chita oblast', Чит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⑯及莫斯科等地。^⑰就拉林的估計，1990 年代後期每年經合法管道引進的華工約在 7,500 人至一萬人左右，且連年下降並多數集中於濱海區一帶，約佔外來勞動人口六成左右。1997 至 1999 年逾期滯留的中國人每年皆未滿千人，以 1998 年至 1999 年前期為例，在濱海區未歸的華人僅 400 人，阿穆爾州為 229 人，而 1998 年哈巴羅夫斯克區亦僅有 119 人，總計亦不過 748 人。^⑱另就包格耶芙斯卡婭 (А. Н. Богаевская) 的統計，由於濱海區當局的嚴格執法，自 1996 年後免簽證入境中國旅客逾期未歸的比例已降至 3% 以內。^⑲事實上，若依人均所得與平價購買力估算，今日中俄兩國無論藍領或白領受薪階級的所得亦幾近相同，因此俄國對中國勞工的吸引力也在遞減中。^⑳

(二) 相關數據的對照

在調查統計上確實也是如此。自 1997 年起官方登記在案的中國勞工無論在數量與比例上皆有逐年提升的趨勢，如 1997 年時俄國境內華工總數約 2.22 萬人，佔外籍勞工總數 9.2%；2001 年時約為 3.66 萬人，比例亦提升至 13.6%；其中，超過 60% 從事商業貿易，30% 從事建築業，5% 至 10% 則從事農業。^㉑

註^⑮ 於曉麗，「俄羅斯遠東轉型期外來人口狀況分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5 年第 2 期，頁 25-28。

註^⑯ 赤塔州已於 2008 年 3 月 1 日與阿加布里亞自治區 (Agin-Buryat Autonomous Okrug, Агинский-Бурят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 合併為外貝加爾區 (Zabaykalsky Krai,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

註^⑰ Портяков, "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с. 41.

註^⑱ В. Ларин (拉林), "Посланцы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легальные и нелегальные," (遠東區的天朝使者 - 合法與非法) Демоскоп (3-16 июня, 2002),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2002/069/analit04.php>>.

註^⑲ Богаевская, *op. cit.* 在濱海區以簽證入境，並於期限內返國的中國遊客比例如下：1994 年 - 64%，1995 年 - 68%，1996 年 - 97%，1997 年 - 99.1%，1998 年 - 99.6%，1999 年 - 99.2%，2000 年 - 99.3%，2001 年 - 98%。

註^⑳ 以 2004 年為例，中國年度人均所得約 16,000 人民幣，折合年薪 2,000 美元；2005 年俄國官方公布的平均月薪則為 250 美元，俄國的月收入雖約為中國的 1.5 倍，但就兩國匯率平價購買力而言，兩邊的平均薪資其實是相近的。參見 В. Портяков (帕爾齊科夫), "Российский вектор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миграции," (中國全球移民中的俄羅斯向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2 (2006), с. 18.

註^㉑ Г. Игнатов (伊格納托夫), "Проблемы внешней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в Россию," (俄羅斯客工問題) Экономист (經濟學人), No. 2 (2004), с. 76-77.

此亦與帕爾齊科夫後續依據移民局所公布數據及相關資料統計所得相去不遠。據其統計，2004年俄羅斯共發出460,364張外國人工作許可證，其中登記在案的中國人計94,064名（僅次於烏克蘭人的108,615名），與2000年的26,222人相較則成長3.6倍。^⑭

在濱海區官方統計裡，濱海區2006年的失業率即達4.3%，人數超過4.6萬人；而遠東區其他地區的失業率則更高，有的甚至達22%。遠東區當地雖能提供近9萬個工作機會，但其中僅有1/4的待遇高於最低生活所需。此亦當地外國勞工配額制度何以行之有年，及中國人能勝任多數工作之故。當地移民局局長普拉特尼科夫（V. Plotnikov, В. Плотников）即擔保濱海區內並無非法移民，而僅有非法雇工的存在；此正因中國遊客能免簽證短期停留30天所致，為此濱海區當局自2007年起將縮短期限至15天。^⑮

（三）癥結所在

拉林指出，今日的俄中邊界並無所謂的文明衝突，遠東區最大的挑戰實在於如何因應當地人口的外流。以濱海區為例，當地即有2/3的人相信離鄉發展能有更好的生活，民眾求去的心態並不在於中國的威脅，而在於中央的不作為。^⑯相似的觀點亦見於俄羅斯外交部（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ussia,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Ф）在2008年初所主辦的研討會。外交學院（Diplomatic academy,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院長帕諾夫（A. N. Panov, А. Н. Панов）即表示俄羅斯是北京的安全後方，為利益相關的國際夥伴。中國人對遠東的漸進擴張是不存在的，當務之急是我們必須加快對當地的開發。穆拉多夫（G. Muradov, Г. Мурадов）亦認為，所謂中國人對遠東區漸進式的擴張並不存在，我們想像的危險實在於己，而非他人。由於國家未能替人民創造合宜的生活條件，導致從1990年代起已約有150萬人離去。長此以往，當地未來將有可能成為無人區，所形成的真空必然需要填補，屆時威脅就可能成真。尤塔諾夫（N. Jutanov, Н. Ютанов）則表示近年國家對遠東區的政策雖較過往積極，但仍無法提出一套統一的政策，問題不在於沒有足夠的人到當地工作，而在於地方行政能力與經濟實力的侷限。^⑰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遠東研究所所長齊塔連科（M. L. Titarenko, М. Л. Титаленко）曾於中國期刊撰文表示，中國長期以來對俄宣傳工作較為薄弱，故廣大俄

註⑭ Портяков, “Российский вектор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миграции,” с. 14.

註⑮ Д. Мигунов (米固諾夫), “Новые лимитчики: В России могут возродиться квоты на привлечение трудовых ресурсов,” (新限制：在俄羅斯招攬勞動人力的配額將恢復)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新消息), No. 188, 16 октября, 2006, с. 1.

註⑯ Ларин,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с. 82-83.

註⑰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тоги 2007-го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008 года,” (2007年對外政策總結暨2008年展望)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國際現勢), февраль 2008, с. 225, 229-231.

國人民缺乏對中國實際情況的瞭解。其建議中國應加強與改進對俄國的宣傳，針對俄國民眾心態增加親切感，減少意識形態，多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以增加俄國民眾對中國的感性認識，進一步擴大中國在俄國民眾間的影響力。^⑮齊塔連科由中國角度的觀察亦切中「黃禍論」的心理層面因素。

在逐一耙梳「黃禍論」的成因，與就兩國學者的研究和相關調查數據的對照下，我們能發現「黃禍論」實屬臆測誇大居多。遠東區的中國人雖佔外來勞力多數，但與當地總人口相較仍微不足道；同時在當局的控管下，當地華人人數亦仍在一定的範圍，而非有所謂的黃禍再起。相關數據固然反映當局的整頓有一定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俄人的隱懼：登記在案的中國勞工即已過外來勞力半數，那非法的究竟有多少？在官方普查又未能提供確切數據下，「黃禍論」的離譜渲染自亦不足為奇。

此外，由兩國學者的論述亦能發現彼此皆有意淡化「黃禍論」的負面影響，以避免挑動兩國關係的敏感神經，此顯然與兩國定調彼此「世代友好、永不為敵」有關。其中，又以俄國學者的轉變尤然，其多半轉而歸咎中央對遠東區的忽視與未有作為，但矛盾的是：若中央近年相對於過往的積極開發仍然不夠，那究竟應到何種程度才能算是有所作為？俄國學者雖痛陳中央的疏失，卻仍避諱道破中央的殖民心態及對黃禍再起的疑慮。若真如其所言：所謂中國人對遠東區的漸進式擴張並不存在，那中央頒布對中國人極具針對性的新移民法又所為何來？

伍、結 論

俄羅斯獨立後，齊塔連科與雅可夫列夫（A. G. Yakovlev, A. Г. Яковлев）即於 1993 年點出遠東區經濟發展的必要。他們認為俄羅斯在西伯利亞與遠東區經濟力量的增強，除能協助俄國打開對美日經濟強權的「東方大門」，亦能為莫斯科提供從地中海到太平洋整個亞洲政策的部分物質基礎，^⑯但彼時卻囿於經改失敗而難有作為。復以開發侷限所累，導致遠東區依賴「資源出口」的生產模式甚深，改造當地關鍵的人力亦嚴重外流，勞力缺口逐年擴大，此已非指望境外俄人返鄉即能化解。在區域政治互信不足且大規模多邊合作遙不可期下，唯今之計亦僅剩雙邊合作一途。中國東北充沛的人力資源恰又與遠東區互補，兩國又有他國不及的政治基礎，得以為經濟合作的深化奠基。故俄中勞務合作不僅為客觀必然，亦為雙贏。儘管兩國皆有意參與遠東區的開發，但最終卻演變為形同排華的局面。雙方極力淡化新移民法的衝擊更顯得欲蓋彌彰。中國人力既為遠東區開發的關鍵，卻又為與兩國過往歷史、領土爭議有關的「黃禍論」所累。

註⑮ 齊塔連科，「中國振興東北戰略與俄中合作」，*東北亞論壇*，第 13 卷第 6 期（2004 年 11 月），頁 27。

註⑯ M. L. Titarenko and A. G. Yakovlev, "Russia's Asia-Pacific Policy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1 (Spring 1993), p. 99.

經由探討，我們瞭解到俄屬遠東「黃禍論」實屬臆測誇大居多，乃係不同相關面向下所產生的迷思。冷戰後，在俄國對外戰略因國際格局驟變而未定之際，「黃禍論」得以從中復萌。遠東區與中央肇因於歷史、心理及地理因素所致之疏離感亦於此時觸發，兼以冷戰對峙造成俄中雙邊隔閡，凡此不僅為俄國日後中央與地方的認知衝突埋下伏筆，亦為「黃禍論」渲染擴大的主因。對當地民眾而言，在大國地位喪失及民族自尊受創下，其對中國人的社會觀感因而複雜矛盾，讓政治人物得以從中操作。俄國中央與地方雖皆重視遠東區的開發，但視界歧異卻讓彼此屢生扞格，形成中央整體戰略與地方區域發展間的認知衝突：中央從絕對獲利、宏觀格局考量而調整對華政策，但地方卻以相對獲利思考，疑慮中央未改殖民心態，而自認遭剝削與邊緣化，故煽動「黃禍論」並將自身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且視中國為經濟與安全的雙重威脅。在國際與國內結構的交錯制約下，「黃禍論」的迷思因於其間應運而生。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借助外力為遠東區當前開發的捷徑，而中國正可提供當地急需的人力資源，以彌補產業結構失衡的缺憾。再者，俄中兩國有朝一日仍需面對牽涉層面既深且廣的「黃禍論」。若將時序拉長，我們將發現當地黃禍即使再起亦僅為過程，未必是結果，後續為何則端視兩國如何因應。

* * *

The Analysis on the Russian Far East's “Yellow Peril”: A Myth or Reality

Shiau-shyang Liou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new immigration laws that came into force in the beginning of 2007, Chinese merchant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were forced to leave, and local economy wa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as well. The fears of “Yellow Peril” obviously can explain such various paradoxes - Russia cut off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labor resource. This thesis contends that Russian Far East's “Yellow Peril” is a gross exaggeration based on unfounded assumptions, and a myth emerged from several related dimensions. As the Russian foreign strategy was uncertain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context, “Yellow Peril” acquired a growing room for revival and spread, and the alienation lurking betwee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egions of Russia was triggered. It strengthened the local trait and its hesit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It not only resulted in the vision conflict between peripheral and central, but also led to the disagreement of perception between their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Under the intertwined restriction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tructures, the so called “Yellow Peril” then reformed.

Keywords: Russian Far East; yellow peril; separatism; illegal immigration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國公民在俄羅斯就業的有關規定、申辦程式和相關情況」，2006年4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chn/lsw/cgtbtx/t248865.htm>>。
- 「中國希望俄新貿易規定不損害華人利益」，俄羅斯新聞網，2007年1月26日，<http://big5.rusnews.cn/ezhongguanxi/ezhong_jingmao/20070126/41688863.html>。
- 「中國將在勞務合作方面同俄羅斯加強協作」，俄羅斯新聞網，2007年3月24日，<http://big5.rusnews.cn/ezhongguanxi/ezhong_jingmao/20070324/41735332.html>。
- 巴克拉諾夫，「俄羅斯遠東地區穩定發展的問題與前提」，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5年第2期，頁1~12。
- 田春生、尹俊偉，「俄羅斯新移民法及其對中俄邊境貿易的影響」，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7年第10期，頁1~6。
- 宋魁，「俄羅斯禁止外國人經營零售貿易的動因、影響及對策」，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7年第3期，頁11~16。
- 米納基爾，「俄中經濟合作與東北亞一體化問題」，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6年第4期，頁91~93。
- 弗·拉·拉林，「俄羅斯總統的太平洋倡議與俄中關係」，西伯利亞研究，第34卷第5期（2007年10月），頁11~13。
- 李傳勛，「近年來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地區貿合作走勢」，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3年第6期，頁5~11。
- 於曉麗，「俄羅斯遠東轉型期外來人口狀況分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5年第2期，頁22~28。
- 於曉麗，「俄羅斯學者關於中國移民問題的討論」，國外理論動態，2005年第7期，頁28~32。
- 「俄著名學者談移民問題」，遠東經貿導報，2007年10月9日，<<http://www.yddb.cn/NewsDetail.aspx?NewsID=2684>>。
- 「俄濱海邊疆區行政委員會分析零售市場」，俄羅斯新聞網，2007年1月19日，<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caijing/20070119/41684333.html>。
- 「梅德韋傑夫：整頓市場秩序並非排擠外國商人」，俄羅斯新聞網，2007年2月2日，<http://big5.rusnews.cn/ezhongguanxi/ezhong_jingmao/20070202/41693930.html>。
- 「移民局：為遠東聯邦區引進移民必須創造補充動力」，俄羅斯新聞網，2008年5月12日，<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shehui/20080512/42136804.html>。
- 夏煥新、李濤，「『禁商令』頒行後俄遠東民貿市場的情況」，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7年第6期，頁38~41。
- 單穎、張岩，「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對俄勞務輸出」，黑龍江對外經貿，第151卷（2007年第1期），頁40~42。

楊雲母，「近期中國對俄羅斯勞務輸出走勢分析」，*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5 年第 3 期，頁 46~50。

齊塔連科，「中國振興東北戰略與俄中合作」，*東北亞論壇*，第 13 卷第 6 期（2004 年 11 月），頁 23~27。

蓋莉萍，「俄羅斯遠東聯邦區的外國勞動力」，*西伯利亞研究*，第 33 卷第 4 期（2006 年 8 月），頁 41~45。

趙立枝，「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調整及其東部經濟開發前瞻」，*俄羅斯學報（俄羅斯與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 期（2002 年 1 月），頁 311~331。

趙竹成，「認同的選擇－以『境外俄羅斯人』為案例的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7 年 4、5、6 月），頁 53~81。

薛君度、陸南泉主編，*俄羅斯西伯利亞與遠東－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年）。

二、英文文獻

Baldwin, David A.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inese Immigration: Is It Good or Bad for Russia?”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Vol. 49, No. 17 (June 11, 1997), pp. 2~3.

Crieco, Joseph M.,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98), pp. 495~502.

Klebnikov, Paul, “Russia-on-the-Pacific,” *Forbes*, Vol. 155, Iss. 7 (27 Mar. 1995), pp. 85~90.

Kotkin, Stephe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

Lukin, V., “Our Security Predicament,” *Foreign Policy*, No. 88 (Fall 1992), p. 60.

Malcolm, Neil, Alex Pravda, Roy Allison, and Margot Light eds., *Internal Factor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Englan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enon, Rajan, “The Sick Man of Asia: Russia’s Endangered Far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3 (Fall 2003), pp. 99~105.

Meyer, Peggy F., “Post-cold war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Trends and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11, No. 1 (Winter/Spring 1997), pp. 65~90.

Paine, Sarah C. M.,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Russia hands over land to the Chinese,” *Pointer*, Vol. 3, No. 6 (June 1996), p. 3.

Stephan, John, *The Russian Far East: A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itarenko, M. L. and A. G. Yakovlev, “Russia’s Asia-Pacific Policy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 Situation,”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1 (Spring 1993), pp. 97~114.
- Trenin, D., *The End of Euras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2).
- Tsygankov, A. P., “Hard-line Eurasianism and Russia’s contending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 32, No. 3 (Fall 1998), pp. 315~334.
- “Victor Ishaev: Russian Far East Needs State’s Preferences,” January 7, 2008, *Vladivostok Times*, <<http://vladivostoktimes.com/show.php?p=&r=8&id=19472>>.
- Wishnick, Elizabeth,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 三、俄文文獻
- АмурПолит.ру (阿穆爾政治), “Директор Института экономик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Павел Минакир: Китайцев стало меньше, и тут же начались проблемы,” (遠東經濟研究所所長米納基爾：中國人變少，問題亦隨之而來) 21 сентября, 2007, <<http://www.r28.info/news/2007-09-20/15-41>>.
- Арбагов, А. Г. (阿爾巴托夫),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м мире,” (多極化世界裡的俄國國家安全)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俄羅斯科學院公報), Vol. 70, No. 11 (2000), с. 984~993.
- Богаевская, А. Н. (包格耶芙斯卡婭), “Китайская миграция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俄屬遠東的中國移民)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ий 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й преступности (海參崴組織犯罪研究中心), 13 мая, 2002, <<http://www.crime.vl.ru/index.php?p=1345&more=1&c=1&tb=1&pb=1>>.
- Витковская, Г. (米特科夫斯卡婭), Д. Тренин (特列寧) под ред.,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межстрановы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遠東區展望：國際互動) (Москва: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1999).
-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тоги 2007-го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008 года,” (2007 年對外政策總結暨 2008 年展望)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國際現勢), февраль 2008, с. 225, 229~231.
-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全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 “Россияне хотят дружить с Китаем, но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俄羅斯希望同中國友好，但仍有距離)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 674 (16 апреля, 2007), <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4399.html?no_cache=1&cHash=f449ec5302>.
- Гайдар, Е. (蓋達),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эволюция* (國家與進化) (Москва: Евразия, 1995).
- Гельбрас, В. (格爾布拉斯),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и* (俄羅斯的中國現實) (Москва: Муравей, 2001).
- Гончаров, С. (岡察洛夫), “Особ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 в чем же они заключаются,” (俄羅斯的特殊利益—以何者為依歸？) *Известия* (消息報), 25 февраля, 1992, с. 6.

- Головин, В. (葛羅曼), “«Экспансия» по-китайски,” (中國式的擴張)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ести* (俄羅斯新聞報), 3 сентября, 1993, с. 3.
-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俄羅斯外交部公報),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 No. 8 (август 2000), <http://www.in.mid.ru/dip_vest.nsf/99b2ddc4f717c733c32567370042ee43/4d2aa505cca7e187c325695f0021fdcc?OpenDocument>.
-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俄羅斯外交部公報),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No. 8 (август 2001), с. 23~25.
- Забровская, Л. (札柏羅夫斯卡婭), “Проект 'Туманган': планы и проблемы,” (圖們江計畫：計畫與問題), *Россия и АТР* (俄羅斯與亞太地區), No. 4 (1995), с. 93~98.
- Зиновьев, В. П. (季諾飛也夫), “Роль китайцев в процессе освоения Сибири и рус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XIX-XX веках,” (19 至 20 世紀間中國人在西伯利亞與俄屬遠東開發之角色), *俄羅斯學報*, 第 2 期 (2002 年 1 月), 頁 291~303。
- Иващенко, О. (伊瓦申科), “Россия 2010-2020—без Сибири?..,” (2010 至 2020 年的俄羅斯，仍有西伯利亞嗎？……) Центр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иволж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伏爾加聯邦區戰略研究中心), октябрь-ноябрь, 2002, <<http://antropotok.archipelag.ru/text/a116.htm>>.
- Игнатов, Г. (伊格納托夫), “Проблемы внешней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в Россию,” (俄羅斯客工問題), *Экономист* (經濟學人), No. 2 (2004), с. 71~77.
- Каика З. (卡伊卡), “Китай снизит планку,” (中國降低門檻) *Ведомости* (新聞), No. 98, (10 июня, 2002), <<http://www.vedomosti.ru/newspaper/article.shtml?2002/06/10/46484>>.
- Коммерсантъ* (商人報), “Евгений Наздратенко,” (伊夫格尼·納茲德拉欽柯), Vol. 33, No. 3 (сентябрь 1996), с. 22~25.
- Косырев, Д. (科錫列夫), “Путин поставил вопро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блема не в том, на каком языке будут говорить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и, а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осмыс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осквы в этом регионе России,” (普京提問，是語言或政治？問題不在於遠東區居民未來將說何種語言，而在於莫斯科將採取何種理性政策)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獨立報), 22 июля, 2000, с. 1.
- Козырев, А. (科濟列夫), “Преображ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в Новом Мире,” (新世界裡轉變中的俄羅斯), *Известия* (消息報), 2 января, 1992, с. 3.
- Кудинов, В. (庫吉諾夫),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арбайт,”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апитал* (遠東資本), Vol. 1, No. 51, (ноябрь 2004), с. 15.
- Ларин, В. (拉林),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кто же будет отстаивать наш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 Взгляд с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 Востока” (世紀之交的俄羅斯與中國：由誰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俄屬遠東的觀點)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1 (1997), с. 15~26.
- Ларин, В. Л. (拉林), 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90-х: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90年代前期的中國與俄屬遠東：區域互動難題)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8).
- Ларин, В. Л., (拉林) “Посланцы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легальные и нелегальные,” (遠東區的天朝使者－合法與非法) Демоскоп, 3-16 июня, 2002,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2002/069/analit04.php>>.
- Ларин, В. (拉林),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срез 2003 года,” (俄羅斯邊界群體社會意識裡的中國因素－2003年的橫向剖析)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4 (2004), с. 66~84.
- Ларин В. (拉林),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опыт,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1世紀初的俄中區域合作：經驗，問題，前景)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2 (2008), с. 40~53.
- Левинталь, А. (列旻塔黎), “Развитие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俄屬遠東對外經濟關係發展：問題與前景)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2 (2004), с. 66~77.
- “Масс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граждан Китая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Ф ‘крайне опасна’,” (中國公民大規模向俄屬遠東移民的情勢已瀕臨危險邊緣) РИА Новости (俄新社), 15 марта, 2006, <<http://rian.ru/society/20060315/44336685.html>>.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國際現勢), “Дискуссия о том, какой быть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關於俄羅斯對外政策走向的討論) (февраль 1993), с. 6~21.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國際現勢),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тоги 2007-го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008 года,” (2007年對外政策總結暨2008年展望) (февраль 2008), с. 95~127, 225~239.
- Мигунов, Д. (米固諾夫), “Новые лимитчики: В России могут возродиться квоты на привлечение трудовых ресурсов,” (新限制：在俄羅斯招攬勞動人力的配額將恢復),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新消息), No. 188, 16 октября, 2006, с. 1.
- Михеева, В. под ред (米黑耶娃),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Китая* (中國經濟的全球化)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3).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獨立報), “Китай-Город: Нелегальные мигранты из Поднебесной создали в Москве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разветвленн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中國城：來自各地的非法移民於莫斯科勒索的特殊現象) 14 мая, 1997, с. 6.
- Открытый бюджет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Open budget regions of Russia),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айон,” (遠東經濟區) <<http://openbudget.karelia.ru/budnord/russian/far-east/far-east.htm>>.
-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внушают оптимизм,” (俄

- 中雙邊貿易前景樂觀) РИА Новости (俄新社), 1 июня, 2006, <<http://rian.ru/wto/international/20070601/66479946.html>>.
- Портяков, В. (帕爾齊科夫), “Китайцы идут? Ми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中國人來了? 在俄屬遠東的移民進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國際現勢), No. 2 (1996), с. 79~86.
- Портяков, В. (帕爾齊科夫),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гр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俄屬遠東融入世界經濟的問題) *Политэконом* (政治經濟學人), No. 3~4 (1997), с. 149~160.
- Портяков, В. (帕爾齊科夫), “Н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тоги,” (在俄羅斯的新中國移民: 中期結論)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3 (2004), с. 39~49.
- Портяков, В. (帕爾齊科夫), “Российский вектор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миграции,” (中國全球移民中的俄羅斯向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2 (2006), с. 10~21.
- Портяков, В. (帕爾齊科夫), “О некоторых аспектах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改善俄中戰略夥伴關係的若干看法)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No. 5 (2007), с. 18~31.
-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俄羅斯總統府),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тогам саммита АТЭС,” (亞太經合會高峰會記者招待會要點) 21 октября, 2003, <http://kremlin.ru/appears/2003/10/21/2045_type63377type63380_54383.shtml>.
-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俄羅斯總統府),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щания послов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оссии,” (在俄羅斯大使與常駐代表全體會議的與會) 12 июля, 2004, <http://kremlin.ru/appears/2004/07/12/0000_type63374type63378_74399.shtml>.
- Прокапало, О. М. (普拉卡帕拉),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динамик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и Забайкалье (區域社會經濟動態: 遠東與外貝加爾區) (Хабаровск: RIOTIP, 2003).
- Путин, В. (普京), “Россия: новые восточ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俄羅斯: 新東方願景)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獨立報), 14 ноября, 2000, с. 2.
- “О мерах по оказанию содействия добровольному переселению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за рубежом,” (關於境外居留同胞自願遷居俄羅斯聯邦的協助辦法)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о оказанию содействия добровольному переселению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за рубежом,” (關於境外居留同胞自願遷居俄羅斯聯邦的國家綱領)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俄羅斯報), 28 июня, 2006, с. 17.
- Развитие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東西伯利亞暨遠東燃料能源複合體的發展) (Иркутск: Разработка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2000).

“Что нужно знать иностранцу,” (外國人須知),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俄羅斯報), 15 января, 2007, с. 1.

Сергеев, И. (謝爾蓋耶夫),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аспродажа: Меры по борьбе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торговцами вызвали панику н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х рынках,” (政治性罄盡：同外國零售商的對抗已導致遠東區市場的慌亂) *Время* (時代), No. 238, 25 декабря, 2006, <<http://www.vremya.ru/2006/238/51/168522.html>>.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 *Сибирь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России* (在俄羅斯社會經濟政治空間的西伯利亞與遠東) (Москва: СВОП, 2000, <http://www.svop.ru/live/materials.asp?m_id=6749>.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 мерах по введению иммиграцион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關於對移民控管措施的總統令) от 16.12.1993 N 2145,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88910>>.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миграционном учёт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и лиц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外國公民與無國籍人士於俄羅斯聯邦登記法) от 18.07.2006 N 109-ФЗ,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34802>>.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авов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 признании утратившими силу отдель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нений в некотор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外國公民於俄羅斯聯邦法律地位法修正案) от 18.07.2006 N 110-ФЗ,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34811>>.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нарушениях (в части усилени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нарушение порядка привлечения к труд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и лиц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 (俄羅斯聯邦行政違法法修正案) от 05.11.2006 N 189-ФЗ, <<http://document.kremlin.ru/doc.asp?ID=036099>>.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2002 года,” (2002 年全俄羅斯人口普查) <<http://www.perepis2002.ru/index.html?id=87>>.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3 года» (2013 年前遠東暨外貝加爾區經濟與社會發展聯邦目標計畫) (Москв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7).

Шаров, В. (沙洛夫), “Китайская карт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кажетс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жертвой великого вторжения,” (中國地圖：俄屬遠東似乎正成爲大規模入侵的受害者) *Лител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文學報), No. 43, 27 октября, 1993, с. 13.